

十一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序

贈李君知大名府序

成化二十三年春刑科給事中臨汾李君廷玉出知大名府事
廷謝之日多嘖以為李君起名進士出入黃門青瑣間幾九載矣內
而封駁諸司之章奏外而勘大獄于四方必協諸公議不苟止而妄隨
也維時給諫之臣當

上意者恒難其人而李君積有年勞無訾議宜膺峻擢以勵一時乃出
之為郡疑未足以盡其才者予以為不然人臣之義在書有之為上為
德為下為民而已郡於民最親守也者所以宣

上德而為民之師帥者也責莫重焉而輕視之豈知類者哉李君昔者
以言為職凡群吏之廉貪仁酷得論列于上而舉錯之民情之淑慝
與其事之利病得進說于上而更新之然獨言之云爾執政之臣有

可否焉則其言之行也豈可必哉今出而專城不言則已言必見之于行不行則已行必繫民之休戚吾知李君求舉其職之不暇而疑不足以盡其才者殆非所以重君也然則律已之廉恤下之仁君之素志不可渝也興民之淑而懲其隱講民之利而祛其害皆君之所得為者也豈徒言之而已然予知君之足辨乎此也君為近臣則有成績矣為上為德恒恐弗逮而况得可行若郡守者哉或曰大名今輔郡臺省之臣更迭出入以督吏治郵傳旁午文移山積為之守者雖有為下為民之志而不免于俯仰牽制之難則所謂可行者亦莫之可前必也是又不然君子之居官亦盡其在已者而已在已者盡則彼之賢歟固將善我以為民福彼之不賢歟亦將自慙反走不足以病吾之政而又何私憂過計之有大名在前代守者多明臣或起領大藩或入贊廊廟其遺愛具圖經而大節著史傳炳如也取而師之則其功之崇譽之興將不儼美前哲而庶幾乎盛世之循吏也哉於是李君行有日矣其同寅趙

君良度輩知予素善君託鄙言為祖道之贈而予不得辭焉輒次其說如此

贈鄭君知臨高縣序

吾郡有負通才抱成學而久不獲見于施者一人曰鄭君文振其就試于南北也人率以魁選目之而君數奇率不偶非獨後進師之同舍遜之外而提學憲臣內而大小司成老于文行而不妄許可者亦相與惜之不已非獨良有司禮之寓公傳客過而訪之外而分陝重臣內而天子之元輔暨六卿之甄才好賢者亦以遠大期之蓋君學長于春秋於古人高下得失及世務之成敗利鈍皆見之明決之審且以其餘力旁通諸家若六書之法與方脉之象堪輿祿命之書予嘗以謂若鄭君豈待試而後見哉觀其人可以得其中聽其言可以知其能惜吾力不足振之而君年亦踰強仕矣成化丁未之夏合同志者入言于吏部請得官遐方以自効吏部為言于

上許之授君知廣東臨高縣。建謝而行予因禮部司務方君良弼於君有姻好聞而壯之曰昔人固有過邛崃九折坂畏乘其險而却馭者矣有持被入直三省丁寧內顧諱刺不能休者矣夫臨高雖瓊管之巨邑然處南海島中古遷客流人之遺蹟多在焉君得之而恬然若無不可為者將藉是以發其胸中之耿者乎才通而不伸學成而不試宜君之勇于行而不可留也歟君世家歙之貞白里其先曰鄭令君當宋季以一言解屠城之師廟食至今曰師山先生以節聞事見元史君承累葉之傳學術政典具有家法疑無俟乎人言然君子不以其所能者自足而忠告之言又非其所厭聞者君以為何如哉別利器于盤根錯節之餘騁六轡于輕車熟路之上毋遠外其地而忽其民使循良之聲翕起于嶺海之間為列邑之倡大府書其賢部使者薦其能升佐一郡長一州其又甚焉或進而官于朝皆平日故人之所望于君者君志固壯哉君從弟達以名進士知浙之黃巖方以才廉有聞被

召將至異日二惠競爽以增輝于貞白之里使締交聯姻者預有榮焉尚當執筆為君續書之

侍衛承恩詩序

國朝禁衛之制凡諸將軍魁幹有勇者別簡勲戚一人統之入侍

殿陛出扈乘輿率佩橐鞬御劍以從其職號最親且重不輕以畀人焉適者闕員詔遴選以充而得駙馬都尉涇溪樊公大振受

命之日大夫士與公有文字之雅者相慶于其第且為之詩而以序屬予竊聞有周盛時在王左右者自三事而下莫要于虎賁綴衣之臣故周公慎焉必以庶常吉士處之誠以君德所繫必自近始也

今天子嗣世守文比隆成康凡一材一藝之人務盡其用恒恐或遺而况於侍衛之臣受簡知之素若樊公者哉公雖以少年居戚里然偉容脩幹有老成夙將之風劬書績文有經生學子之志知時達變有謀臣策士之能聞諸搢紳蓋亦久矣一旦而起驟乘之親膺

殿巖之選當心齊之託宜其播之聲詩更倡迭和以紀一時之盛為
邦家之光也古之聯姻帝室者蓋更僕不可盡矣吾於唐得一人焉曰
杜仲立嘗一居衛尉再領金吾三進常侍皆奉宸宿衛之任史稱其
居官精明屢進忠益大為上之人所禮重於宋得一人焉曰王晉卿以
詞翰妙一時而與蘇黃諸名勝相友善風流文雅談者尚之今樊公所
任則中立之官所負則晉卿之業顧豈可居其有而安其常之為得哉
必於其所任乎益恢於其所負乎益崇思上幾于成周吉士之列以無
負

今天子簡任之隆則諸君子之詩誦而傳之亦不徒以重交游侈
恩禮而已

旃溪十景詩序

予素聞旃溪張氏所居當吾邑山水之勝處相宅者亟稱之蓋張氏之
彦曰士貴始卜居焉今四世矣士貴之曾孫尚相以事來京師因謁予

言所居在金山之麓山秀拔不群而徐谷之水出焉其清可鑒毛髮山
之四直其夷而可耕者為富曠深窈而入可樵者為桑塢蜿蜒若虹有
竹萬挺可徑而陟者為橫岡循溪而行出灌莽而非可與客徙倚者為
荆臺水沸而渟有翠壁倚之可坐而釣者為亭潭坻岸相峙有松千餘
人行蒼翠中雖盛暑可憇以風者為高巷山之背有峯如卓筆然冲霄
使人望之不極者為瀛尖溪之東層巒疊嶽若堆螺列障嵐靄蔚然使
人應接不暇者為擁壩蓋旃溪之景於是焉萃而張氏盡有之故嘗離
其景為十且得搢紳大夫詠歌之然未有序者敢固以請予不獲辭則
序之曰旃溪之景勝矣然非其先世積德累善基之其子孫績學砥行
承之則亦烏能樂此而使夫山川人物之交重哉張氏先居歙紹川以
殷碩聞與宋祝半州等曰光國者最好義嘗建臨清橋以惠行人結疑
翠亭以甦暘者構雙溪書舍以誨其鄉族子弟蓋士貴之考也而士貴
亦能紹其志悉以先業讓諸兄來居旃溪為遷善堂以自勗置義田

立義倉初金山橋與臨清功均至子以明孫斯寬皆克家益大捐金發
廩助有司濟邊餉遂為挹秀軒盡金山之勝鄉人取世義名其堂而尚
相復能襲其遺芳以求亢宗而為其山川出色計焉豈非其地之靈足
以產材之美材之美亦足以昭其地之靈若此乎是可傳已予又聞尚
相築歲寒臺于富嶂關瀟湘深處于橫岡園池之邃亭館之幽歲時觴
詠之樂甚盛予他日得謝事南歸當挾童子榜小舟訪旃溪而問焉從
張氏之老者尋盟于巖穴濯纓于澗流撫寒松而弄脩竹與釣翁樵子
耕夫野人浩歌相答于清空寥廓之表穿晴雲步涼月道荆臺而後去
則予雖病散尚能臨風作賦以殿群玉侈張氏之勝而此姑序其槩云

順德堂詩序

天之為德也有順而無逆故人之有得乎天也亦然順則為君子而吉
逆則為小人而凶如水行地逆之則湮如鳥逆風逆之則却此不易之
理也然人之所得乎天其順之大者莫若孝弟然故先正以孝弟為順

德著于經雜出於傳記其大約則以謂孩提之童無不能之而其效至
于通神明光四海且深慮夫天下後世之能順者或寡也祁門謝君以
敬嘗以順德名其堂示箴警焉跡其平生奉二親其孝必得其歡心乃
已從其兄以美其友旋六十年無間言庶幾無愧于斯名者好德之士
聞而嘉之多見於賦詠其子文溫奉以請予序予讀之竟而歎曰古之后
王立愛敬以先天下而措斯世于大順者蓋有道矣司徒之職有教有
刑而典樂之官所以惠迪乎斯人者蓋無所不至其見于詩則南陔白
華之篇常棣斯干之什尚可攷也后王降德之典不作人性益離而俗
益偷由是貴為王公名為師儒誦其詩習其業知其為感發懲創之地
者或難焉又何怪乎以德色慮父以諄語對母而求食以終其兄之臂
者哉然法之在朝家者不廢而德之根于人心者未泯也故夫不孝則
墜而知其為可慘之人不弟則坐而計其為可敗之家此人心之同也
惜乎寧蹈凶而不為吉之圖甘小人而不為君子之歸者常多也亦何

幸謝君之出于吾鄉而予獲序其事哉然則是詩之傳豈獨以勵謝氏之為子弟者而已或風焉或誦焉使見之者漸聞之者興或有得于詩人之遺意而為天理民彝萬一之助不亦善乎謝君今享年八十有一無恙在堂而文溫以春秋魁京闈主教長垣所謂順之為君子而吉者此殆其兆也然德之積也有漸則其獲報于天也必厚且長吾固知將有大焉者擬其後而為斯堂之光于無窮也哉

却金詩序

故諸暨馮君履吉以鄉進士知沛縣有介特之操嘗疏便民十餘事于朝多報可遇疾痛死亡水火盜賊飢餓於其境者未始不捐貲給之雖傾橐弗怯有俞繪者落魄江湖人也君廉其貧以鎰金貸之不管券去未幾而君卒俞亦登科典教湖湘不相聞者十五年成化乙未繪遣其子以金倍息來歸君之子朋玉：：不知也亟辭不受曰先人未嘗以語我且無券君豈誤邪其子不獲命則奠置君墓下而行朋玉不獲

則以予鄉人之貧者當是時太平恒齋李君分教諸暨其二子惟誠敬與朋玉實同硯席蓋未嘗不歎異其所為有古人之難者然朋玉未嘗以自多而人亦鮮克知之於是惟誠兄弟相與謀曰使吾友之行不白于世無以勵世之貪者乃繪為圖請播紳士詠歌之而以序見屬於戲自義利之說不明世固有緣利而鬪且訟以至於離親悖交者矣有偽相質券而誑人之有以自殖為得計者矣烏有拳義之所在有可受之理而毅然固拒揮利而去之如瓦礫者哉充其心而民風有不厚官守有不廉者寡矣朋玉之所為與宋開封人讓寄金適相類蓋去今四百年而事一再見則士明于義利之說者誠難也抑朋玉豈故為矯然不情之行以要譽一時哉見義勇而燭理明求不失其本心而已惟誠兄弟篤友誼而汲：乎張之有相觀而善之益諸君子之言本六義之旨風：乎有挽頽波振末俗之風是誠不可無傳焉雖然開封人史不著其名得包孝肅呂榮公表章之而事始白若朋玉則何患乎名之不

著予獨以為官愈顯則責愈備而義利之辨愈嚴其所以副友朋之望而取徵是詩當有大者若予言則豈足為士之重輕也哉朋玉名珏今刑部員外郎分司南京惟誠名替今吏部主事惟敬名貢今戶部主事皆起進士方將以功名競爽于時

贈甘君同知徽州府序

豐城甘君廷望起成化戊子鄉貢進士凡七上禮部皆弗利乃上吏部舉銓士首選 廷授同知徽州府事於是徽之人客京師者謂君之拜命也宜慶君之行也宜餞慶與餞皆不可無詞也爰屬之予謝不敏不獲則為之言曰吏之治民也猶醫之治疾誦醫聖之書既精而又見證多用藥審則疾之愈者十九雖精于誦書而恃其性之敏也至以藥試證其證素非所諳也特以意料之而已則疾之愈者十一置書弗誦而證與藥漫無所知也聽其所如而妄意于幸中則其疾之愈者鮮矣彼治人者何以異此甘君歎奇讚羨偃蹇于場屋志愈厲業愈修群銓士而

誥之經莫敢為之先焉誦醫聖之書而精者也君不獲伸其志于用者二十年然借君而升後君而起固有大利達而名與之俱者矣亦有碌碌于時而毀譽之不聞者矣至於為郡縣者或宜民或不宜民其事之可法其蹟之可戒皆君所目擊而非耳聞見證之多者茲之往也因民之所欲興其利因民之所惡祛其害視有餘不足而損益之以無伐其天和使病之仆者興瘠者肥變呻吟為笑樂將自此始所謂用藥之審者固君之能事也哉徽南畿輔郡處于萬山之中其俗樸而不奢簡而知恥昔人恒以為愛土而吏治有善否遂從而和之以為難徽豈難治也哉夫天下之郡邑固有坐視人之疾而不能為之者矣蓋得夫愈疾之十一者幸焉而况愈疾之十九者乎此吾於甘君之行竊誦所聞以告而私幸夫吾人之有瘳也

壽處士汪君廷悅七十序

歛西有地曰訊行汪氏世居之其地之原田甚腴故汪氏之業甚豐而

人之生者甚盛有處士廷悅君者尤以樂善好施敦族睦隣見稱于一鄉子二人曰道銘道常又能勵行以承其業致孝于其親故君安之無事物嬰其心而居有滄漣之奉出有杖履之適不自知其歲月之攸邁也於是壽七十矣宗姻戚黨以歲之十有一月九日為君始生之辰舉酒升堂以次稱壽而徐君吳其甥也本二子之意繪日出扶桑圖以致慶請予申其說予聞化國之日舒以長而古之稱孝者曰愛日宜徐君有取于是以為其舅之壽焉如此夫日麗于天明于晝故取以名時日之日而積之則為月累積之則為歲蓋日者歲之所由起也奉一日之養則人子盡一日之心况一歲乎由一歲積之以至于七十則謂之古稀而致養者宜日嚴也由七十而踰八望九以底于期願皆人子之至願而况有敦族之仁則族之人期之有睦隣之義則隣之人期之有樂善好施之德則一鄉之人無不期之矣况徐君為其甥而受其教育有子道者乎吾知汪君心日益休體日益康壽日益增將與康衢擊壤之

老共樂于堯天舜日之下正賓席于鄉飲受命服于天朝也有日又豈特一時稱慶之盛而已

城北汪氏譜序

徽郡惟汪氏姓最著族最多故昔人有十姓九汪之諺然每族各以其居名若休寧城北其一也其所出皆祖唐越國公華公當隋末起兵拒亂保有歙宣杭睦饒婺六州之地暨亂定入附于唐生胙土田沒享廟食故子孫在郡最多而譜不可無作也舊譜稱越公之先出魯成公支子汪食采潁川至孫誦因氏以其王父名誦二十九傳至文和漢末從討黃巾事孫氏為新都守而家焉新都則今徽郡也文和九傳至叔舉宋護軍司馬又定居郡之登源凡四傳得越公蓋其先之可見者如此疑魏晉隋唐官譜之遺也越公九子皆顯曰俊右衛勳府參軍凡十八傳至彥一復遷登源之梧村彥一孫德彰宋直秘閣值咸淳德祐之際再遷休寧依外家曹氏以居則今城北諸汪之所始也直閣長子璣宋

亡不仕嘗建樓為藏修之所孫元京先生實記之璣曾孫群亦儒者有
北莊集而所續家乘則陳定宇先生為之序群孫永昌始以儒業醫生
二子應麟應鳳益世其學而應鳳五子皆賢曰克敬隱居能文曰克和
太學上舍始以其暇日因克敬所續舊譜益修明之為兩卷寄以示予
求正是焉夫譜也者所以合衆體之離昭衆名之晦而示夫衆心之勸
懲者也彼一飲食之譜闕則五味不可得而調一草木之譜廢則群芳
不可得而遂一技藝之譜亡則百工不可得而理况一家一族之盛又
出于神明之胄忠勲之傳詩書禮樂之澤漸摩涵泳于數百年之久者
哉克和兄弟蓋於是乎知所本矣矧其為法畧所疏詳所親括之以例
證之以圖附之以行錄開卷之頃察乎秩然誠可以昭繼述于先世示
勸懲于後來者矣予與克和兄弟交厚善且器克和而逆其駿發于功
名之場所以光斯譜者有大焉故樂其成嘉其志特為之序

贈南京吏部主事吳君序

吳君一清以成化戊戌進士為南京工部主事未幾以憂去丁未春用
起復改南京吏部合兩任為三年上其績于朝得旨還任於是禮
部司務方君良弼合同鄉之士在京師者謂一清之考最也宜賀其遠
別也宜餞也與賀必有燕值國郵不可請易之以言竊視我

高廟定鼎南京其即位以戊申之歲所以開萬世太平者實肇于此惟
今上以聖嗣統改元弘治而明年適當戊申夫運再周庶政一新薄海
內外引領嚮治而况舊京之臣乎相勉相規以興起衆功而為天下倡
固士君子之素願也然則賀一清而與之為別寧能已于言邪一清世
居徽歛其先蓋有守節之媛有業儒之老所以植而培之者甚深迨一
清益通經學古以承其後以有茲顯融而今之考最也昌其家則有勉
封之寵揚于廷則有遷陟之階位漸以升責漸以大鄉人所屬望
于一清者固不但今日而已惟

高廟之垂統也其教甚肅其法甚備聞之猶足以凜然而南京臣民誦

習加稔。故宦成而寡過為一時良有司者常多也。一清在工部預
孝陵之役嘗取材于兩川歷馬湖印部諸險阻之地竣事而還卒其功
焉仰瞻

太寢思食其祿必稱其事則所謂誦習加稔者非其人邪予又見諸司
考覈惟南京南臺公論可畏而端人正士以名節相高者亦徃見之
相觀而以其可進者為勉相規而以其不若者為戒則吾一清之所成
必有過人者矣夫恢弘治道以纂

聖祖之謨烈此

上志也中外臣工群起奮庸而副之雖不繫一人顧才力所得為者在
一清豈可後邪上佐其長官下倡其寮友以古之忠賢自期待將不有
炳然出色于舊京郎署之中而名四方者哉矧如是又非特鄉人屬望
而已

贈豐潤伯曹公奉勅總南京操江兵序

自六朝五季與宋之南皆畫江以守而江防重于諸鎮我

高廟自淮西渡江定鼎金陵遂一中原而江防視前代益嚴每操江之
日舳艫相銜旌旗蔽空所以懾姦究真南服者甚盛故置總操江兵者
一人非世勲宿將莫預茲選或難其人則勅南京守臣兼領其慎之
如此弘治紀元之歲

今天子始朝群臣以南京

帝業所基而操江之帥闕用廷臣公議命豐潤伯曹公賜璽書以行
行之日詣與公舊者相率餞于郊且俾予贈之言蓋聞都南者莫利于
舟師都北者莫先于騎戰我國家自

文廟徙都北京置三營為居重馭輕之策而南京操江之備乃習故常
戰具弛焉莫之振有識者恒以為憂

先帝時用南寧伯毛公始克修復舊規績用有成進副居守之任而曹
公代之公議所歸殆不誣哉昔漢穿昆明池以習水戰魏作玄武池以

肄舟師勤遠畧圖非常皆不足齒惟我
高廟櫛風沐雨以平僭亂作生民主為

聖子神孫立萬世之業率用舟師其遺蹟尚可考也然則操江之任重
矣矧

今天子嗣大歷服之初首以慎選而用公當不求所以副之者邪惟公
之考莊武侯在 先朝顯有儒功藏在用府為中興名將而公以元孫
敦尚詩書克繩其武居宿衛典京營積有年勞非建功一時者比吾知
其往也士心豫附軍政修明上足以答

聖天子授鉞之心下足以顯其先元戎登壇之教使江防得人過前代
遠甚斯亦無負于故人之所以期公者哉先少保襄毅公在遼東督餉
時與莊武侯同事交好公嘗受學館中故予於公有世講之雅獲預離
觴之末因序其事以贈

壽蔣翁八十序

維成化丁未之夏我

憲考恭上徽號于 清寧宮以隆大孝推 恩寰區有青年碩德者

賜冠紱榮其身而吾鄉蔣翁廷槐與焉越明年戊申改元弘治孟春之
朔後一日翁始生之辰也於是壽八十矣禮部司務方君良弼於翁為
近戚且夙重其為人乃道其詳於予。不覺為之嘉歎曰是豈可無傳
邪昔者有虞氏貴德而尚齒箕疇五福莫先于壽而主于好德。者壽
之基也然有剛柔之分焉予獨怪世之論德者必以其煦。如婦人心
仁如稚子然後為足當之而祝其享脩齡介遐福曰此德人也而不知
柔之不足以言德也柔者陰道也彼其秉剛之德者其性必果其氣必
昌果而昌則獲乎已者有嚮善嫉惡之公獲乎天者有光前振後之懿
是豈可掩襲而為之剛者陽道也吾聞蔣翁最孝友而天資嚴勁處已
接物公而不阿郡守孫公俾聽一里之訟一里之人怙然則間以一邑
之訟委之其操久而不渝也又間以一郡之訟委之訟益理人益孚更

龍公周公二王公凡四守其委益不替而翁則老矣所謂秉陽剛之德性果而氣昌若翁者殆其人邪是宜壽矣使翁早致專于業儒得少進而位乎民社其所作為又寧止是邪然膺 需恩于極隆全盛之時獲與康衢擊壤之人為伍鄉射禮行歸然賓席衣冠與俎豆相輝則受畀于天亦侈矣矧

今上以聖嗣統奮朝綱開景運以濟斯民于仁壽之域伊始自今而翁誕辰實際其會心休體豫增重山林以迓夫方興未艾之福固鄉戚之所望于翁者哉將本歛西舊家其先居河南有諱義者宋翰林學士其孫繼為歛縣令始家黃山至翁之祖祖又遷山崖殆其譜云爾然翁有子五人曰顯曰耀曰光曰榮曰巖多儻有父風間業儒謂將拓翁之所至而大之以壽翁之名于無窮人孰得而涯涘之邪予於良弼亦託有姻好輒本其志而序之以為翁之慶焉

奉使湖南詩序

聖天子改元弘治之春 詔遣勳戚文武近侍之臣告即位于山川古帝王及 宗藩陵園維時

景帝儀賓王公司言實有事于襄陽安陸二藩諸與之厚者皆賦詩為贈而予特告之曰予少年美質業進士舉將成而被選得富貴宜為富貴人矣然性之所便不出觴詠故一時名流上自元老下至常布多樂與之遊宜其 使命一出不十餘日而珠玉爛然盈卷有他人積歲所不能得者矧襄為湖南重鎮方城漢水之勝如故而羊杜之流風餘韻在焉祀事既成與其府僚寓公登臨懷古厭飫其清淑之氣而後放舟北歸豈非平生之一快哉公又謂予言憲家易水之上而官京師甚久幸今茲之行得上游比日當順流而踰漢沔下武昌艤赤壁扣蘇子之遺蹟汎九江汎彭蠡訪白樂天聽商女歌處登陸而道新安出桐江窺子陵釣臺直抵錢塘觀潮于海門放遊于西湖憇吳門眺虎丘循毘陵以止京回登金山酌中濡第一泉渡江駐揚州問瓊花所在濟淮趨彭

城沂百步洪上黃樓過東充望尼山以達畿北之境乃入京師復命天子然非故為是汗漫遊者道之所經便也然亦豈非上之賜我哉予聞而壯之曰子志亦健矣雖然開明其心目充拓其見聞增益其問學亦非直遊而已子交游半海內名能觴詠者所至必將有遇焉解歸橐而求之視今之所得者其多寡勝負何如吾又將以此卜子之高興也

贈大理左寺副汪君歸省序

聖天子之嗣大統也赫然思法

祖以弘至治去邪進賢賤貨貴德而闢諫爭之途庶政一新小大之臣無不思自進于圖回展布之列而大理左寺副汪君守貞上疏乞歸省江南或者疑之以問予曰不然君親無偏重隨其勢之緩急而致隆則善于忠孝者也守貞之考君既不幸而祖母壽九十有一母壽七十有五蓋自其擢第時獲分祿以為養評事時獲 貤封以為榮然不克燎黃塚上稱慶膝下且二母年高日薄西山勢無急于此者能偃然無所惕于其中哉往時朝官非十年不得請假自 憲考推尊

聖母易六年歸省為著令

今上隆考治以率天下而守貞獲先與焉豈非知所緩急者哉守貞家新安自唐越國公之後聚處婺源大坂以忠孝相傳凡七百年以經術發身于近時者後先相望若守貞之從叔希顏副憲八閩大有聲稱不父當進于 朝列族叔文粲弟從仁皆以御史直道而被黜于郡縣計今次第收召矣然則圖回其謀議展布其才猷以輔

今上始初清明之治在汪氏不為無人固不以守貞暫歸而加少也守貞行哉鱗溪之上展墓之餘綵服登堂舉酒為壽親鄰畢集二母樂之心益休體益康雖百歲無恙可也私情既盡趣裝還 朝與諸父昆弟 殫忠于 盛時以答

聖天子教孝之恩意為祭祥先是誠知緩急人矣守貞之弟姪舉于鄉者數人曰璽與予弟有子女姻婭之好曰儼曰星皆予主考所得士曰嵩亦善予而程汪世戚又不但今日而已故予樂守貞之歸祛問者之疑序以贈之

贈推府李君之任徽州序

弘治改元之春吏部始取成化丁未科進士請于

上而官之如今維時高邑李君相儒得徽州府推官凡徽州之人仕京師者例有贈言以致其私而予承乏詞林最久例必見諉不得以鄙樸辭焉則諗于衆曰李君以詩舉于鄉而上禮部其得于詩教必深其達于政也必易進于大廷又嘗取天下事極言之上自廟堂下及民隱悉無所諱避

天子親第之以為進士然則徽州一郡耳推官郡之下佐所理者一郡之刑耳李君出其中之一二固足以號能官驚服其吏民亦何俟干人

言獨以君先世出河北中占籍遼東而吾郡僻江南山中民風土俗或有所未諳請為君一言之可也夫徽州者程朱之故鄉而朱子之言曰山峭厲水清激食其土以生者不能不過剛喜鬪然君子務以其剛為高行奇節尤以不義為羞故其俗難以力服而易以理勝此數語者殆不易之論也而過剛喜鬪之言後世遂以為口實夫徽州之訟雖若繁然爭之大要有三曰田曰墳曰繼其他嵬瑣固不足數也其所爭或更大吏不決或積數歲不決若誠健矣而其情則有足諒者焉田者世業之所守墳者先體之所藏繼者宗法之所繫雖其間不能不出于有我之私然亦有理勢之所不可已者君子於此盡心焉則徽州之刑清而訟簡也過半矣夫以力服人者私也以理服人者公也以公滅私雖以之聽天下之訟將得其平而况一郡哉然則朱子之言固學者之法守而官徽州者益當服膺而勿忽之也哉令推官有成勳者必召入補御史蓋分聽天下之訟者也李君以經術發身觀政于刑部益稔

于徽州：之人當延頸企踵以大被其洗寃澤物之惠而俟其勳之成。召之下耳不敢淹君子之轍于山中以自幸也。

白太夫人六十慶序

宮保尚書贈少傅南宮白恭敏公以進士甲科歷

四朝出入中外顯有文武之雋功為時名臣然家政一出于夫人素強孟氏公不以自累也在當時公卿間率稱白氏為有英配暨公之沒夫人教育其五子率能以材武繼戎功以高文取及第或待次于國學家塾之間四女之歸亦多取里之俊又及朝之勳戚外內僮僕各職其職而莫敢逞視恭敏時益備以嚴蓋凡後公而興者又相率稱白氏為有智母於是夫人壽六十矣計其壯年冠霞帔三受榮封入朝太后及中宮數霑恩賜迨其老也享文武之祿養而端居自適于高堂大第之間有孫男女十四人環侍膝下競爽玉立人莫不為太夫人榮豔歆慕不已然太夫人終不以貴自高以有自足以婦業毋功之過

人者自多也是豈常情之可及哉古者諸侯積行累功而致爵位率本于內助之德故鵲巢來頌諸詩首召南以為訓而洪範五福壽莫先焉然攸好德其本也夫德既崇矣則壽益增福益厚而慶澤益弘以長皆理之必然者若太夫人非其人與走之先尚書襄毅公與恭敏同舉進士晚為同僚若異姓昆弟然故走於公之子錦衣鎮太史鉞上舍銓與其二季統鈔數還往為通家每歲時拜太夫人于堂窺其德容則充而腴聽其教言則質而章竊仰歎曰壽徵如是矧今六十伊始將階此而踰七聖八以馴致乎期頤之域黃髮兒齒歸然無恙使人因太夫人而思恭敏公之所遺與其諸子之所由成且未艾者有所觀法焉又豈直一家之慶而已安鄉伯張公之子恂公壻也以仲春花朝節且為太夫人懸悅之辰將合諸親長為壽而張公來屬文以道稱觴者之意走不獲辭

奉使贈言序

奉使贈言一卷諸搢紳大夫以餞尚寶卿李君士欽者也士欽世家

南陽鄧州故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太師文達公長子
性明爽喜問學無統綺之習其才識可以與大政當劇任顧欲然安其
職分以躡進為羞樂交一時賢人君子以自益而賢人君子愛重之視
文達公在時尤甚蓋以門地入官謹持持負譽望者士欽為稱首使
命一出而獲贈言如是其富有以哉士欽之奉使也實以
今天子嗣位告祭淮瀆及唐鄭二宗藩
天恩汪濊香幣有嚴齊祓一心以達

聖天子之敬命然後便道還鄧州掃文達公之墓以展孝思退而飲燕
其宗族父老以修姍睦公私交盡勿淹其行使人於

天子禁近之臣故家文獻之後歆其榮歎其知禮豈不益有副于諸君
子之厚望哉古之人有過里門下車者矣有俾縣令負弩矣先驅者矣
其賢不肖固士欽之所悉無俟乎云雖然士欽老成人也當

憲宗時常持節一使于楚再使于代皆稱旨不愆于禮慶其何有于

今茲之行哉予於文達公為館甥且門人也於士欽愛莫助之而特引
作者之意如此

太叔父三處士：熙甫壽七十慶序

弘治紀元之三月二十九日維我太叔父三處士：熙甫初度之辰於
是處士之壽七十矣內外宗戚以其日維暮之春天氣和適最宜于老
者之起居咸舉酒稱慶而小子不肖遠仕京師不能操几杖侍賓客恒
歎然于中不能已然竊自慶我太叔父之獲壽如是而未有發其所以
壽者則序其事以附致稱慶之私于萬一自先高太父昌祐府君生文
夫子二人其長為先曾太父徵君其次為曾太叔父尤溪府君最友愛
不幸徵君當洪武中以註誤北遷河間尤溪府君以才諳自奮當永樂
初僅獲官尤溪縣幕蓋吾家之中阨如此徵君兩子其長為先太父尚
書公尤溪三子其季為吾太叔父尚書兩子其長為先少保襄毅公其
次為先叔父明威使君則吾家中更一再顯矣自成化以來處于家顯

于仕者多已下世而吾太叔父歸然獨存端居自適耳目聰明為一族之冠太叔父兩子曰彥英君彥華君皆襄毅公諸弟而能卓然有餘力亢其宗增闢其田園鼎新其居第加葺其先世之祠墓以求不失文獻之傳於是吾太叔父心益怡體益健樂其子之能養而不知閱世之久至于四百二十有餘之甲子未艾也然小子聞之齒者四代之所尚而有虞氏主于貴德者壽之基也惟我太叔父秉性淳樸涉獵書史丁家之阨而志不墮際家之興而心不矜嘗再至兩京一入八閩持身有義接人有禮迨其暮年韜晦里門又庶幾古者退靖高潔之士此其壽之所以過人而非偶然倖得者歟太叔父之配孺人出西門汪氏以鉅家之裔來歸于程今年壽七十有二聯德偕老于一堂可以播之聲詩見之圖繪傳之子孫使有所企慕觀法而力于德善者當謹俟于後來歲一為之祝其踰八聖九而茂臻于上壽之域增輝于統宗之譜豈非一家之盛事哉小子何知輒以蕪詞頌長者之行而忘其塵瀆之外觀者恕之而取其誠焉可也

送禮部司務方君南歸序

禮部司務方君良弼謝事還新安將行為其部之長貳及僚吏者慨然太息以不能上書還君為已責憲臺諫院之持公議者憮然謂君未可去而去之何居從君遊者索然以為誦業請益將孰從而為之所同鄉而宦處于京師者惘然以為勸導規正與夫慶弔往還之節將孰從而為之倡蓋凡有一面之雅于君者率依然有不忍遽別之心則相過而質於予曰不然君子之出也猶處也不特以其富貴利達誇諸人而已方君之出也最晚其學最深練達而不迂和易而不回故於事不為則已為必有益于公家有益于人已將意其明揚顯擢在旦夕或長一郡佐一藩其為益且有大焉忽以去告故聞者駭留者愧相知者惜之不已如此然君則豈以得失榮辱為戚欣者哉屏山練水之間昔人之所謂佳勝者不改也既壯而出未老而歸舍軒冕之累而得林泉之

樂比之據高享大名不稱德雖權勢可以動一時而為人所指目者其
所得孰多孰寡孰強孰劣將不有能辨之而為上之官歲下之語柄者
乎君所居在欽嚴鎮出漢縣侯遠有端緒至君益思完其宗而人亦爭
君之行也久則凡有情事之未睦禮文之未周者必將於君乎決之後
生小子未底於有立者必將執經問難于門下以君為歸郡縣大夫有
興道善俗之事亦將咨君以自輔

中朝鉅公行部過郡詢吏治而察民隱者亦將廉君而進之吾又知夫
君子之處也猶出也亦不特其嬉遊逸豫便其身之私圖而已雖然諸
君子贈言之意則豈止於是哉古人有言留不盡之巧還造化留不盡
之福遺于孫若方君則誠後于世之巧者矣然君二子師旦師夔俊爽
聰悟學業並進揖：乎有揚芳邁跡之風識者謂君食其報而未盡者
天將於是乎發之推此以俟則巧者豈能奪而強有力者豈能遏之哉
予承乏史官嘗於君有姻婭之好然序其事而不以為嫌者亦非特有

私於君也

陽湖八景詩序

孫氏在江東者率以為出吳諸公子各有譜莫相通若休寧陽湖者其
一也陽湖之彥曰公潤嘗學于郡庠雖不仕重然諾一鄉之是非率參
之曰是當為人解紛者有司亦進禮之公潤有子曰用彰年少而務學
間來京師以其所居之八景者請品題于搢紳大夫乞予序予蓋嘗過
所謂陽湖者今去之七八年雖其景歷一如目前然其詳則不可得言
矣於是用彰為予言曰居之東有地十畝繚以崇垣襟植花竹蔚乎爛
然為樓焉以供眺望曰萬春別墅西南鑿池引流為亭焉以事燕適曰
鑑泉幽亭孫氏之居舊名王侯社者遠自宋季疑當時以孫氏為烏程
侯長沙王之苗裔故定其一曰王侯古蹟禮不忘其初也居之中偏別
為樓于長林古木之外挹南沼西澗之清尤於賞雪為宜故定其一曰
雪林清隱景不以常以其變也居之西水濬有銳峯翠入雲表水聲淙

宗與石相搏擊繞峯而出因以響山龍吟目之居東南有七里墩相聯
比墩邊塘其深可漁因以海塘魚躍名之湖之中有洲三旁楊木三萬
株風清月明之夕榜人擢郎欵乃相續曰楊洲棹月而居之前嘉畛良
疇可耕者皆孫氏世產故以河田耕雨終焉此其大畧也幸夫子一言
則弊居為之改觀山川草木亦赫然增光矣乎予聞其言嘉之曰公潤
有子哉為之言曰天下之景蓋未嘗闕也然有顯不顯者何邪繫其人
爾彼酣于貴富者既不暇為累于賤貧者又不能為憮然于弦誦者又
不知所以為此佳勝之地不幸而淪于荒煙灌莽之餘不得揚厲洗濯
以登于騷人墨客之場者什九也若用彰者豈非賢哉雖然謝康樂好
山澤之遊人以為癖李平泉酷于花木山石之玩人以為愚蓋天下之
事流而不返者皆足以戒也若孫氏生于斯立壘于斯教子孫業詩書
而無湛乎貴富無戚乎賤貧林壑之經行樓亭之吟眺取可適而已不
窮幽挾勝以為癖取可傳而已不好奇貪得以為愚蓋吾鄉之大家碩
宗所自為計者類如此歷世雖久不匱也孫氏有焉此予所以誦其詩
想其景而樂道之歟然則之八者其焯乎四方而公潤父子名與之
俱也可前卜矣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序

贈刑科給事中呂君使安南序

聖天子既嗣統改元遣使班恩四方而安南素稱文物不與諸夷等詔禮部上文學侍從之臣可使者於是刑科給事中新昌呂君丕文實副翰林侍講安成劉君景元 賜一品服以行陛辭之日或諭于予曰安南境越裳古南交之地雖世有文采足飾其國之遠陋而其人實狡焉弗恭阻海為險每偵中國之政為向背當周之盛也重譯獻白雉而宋之中葉則大人作露布以聲青苗助役之罪其所以為向背者類如此使其國者不亦難乎予曰不然偵之而為向背者雖出于狡焉之戒心然以德則服以虐則叛固夫所同也安南之為國在我 朝最先內附至

文考

童聖以義滅之而以仁復之今百年矣懷德畏威之餘雖有戎心無自而啓矧今

天子初政拔去讒佞登崇俊良誅異端屏婦寺而放斥貨利之臣虛心聽納以圖治功不底于堯舜之盛不已也慶澤之敷刑書之布如風行雷厲兩浹旬而遍天下天下之人無不舉手加額思自放于太平之域而况交人之善于領事者哉吾知其有仰于

聖德也深矣計天使之下臨也有日拜跪頽伏思傾其忠順之心以藉達于九重之聽也審美然則呂君於使事之成也何有君通經學古舉進士而官瑣闥之間以端謹直諒聞更化之際數與同列進讜言以定國是固有大于此者將屬之君而况宣命下國哉予獨聞之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諏言為使者非詢訪不足以副上命也君自北而南跋涉萬里所過郡縣不下數十百民情苦樂吏治緩急與其人之賢不肖皆目擊而非耳聞者比歸而告于

上弛張之進黜之豈不益有裨于新政而為使華之重也哉於是君同寅長洲陳君玉汝廣陽趙君良度釀以餞君而請予序其事以贈

奉贈南京吏部尚書王公序

聖天子嗣統未兩月首從廷議進戶部侍郎昆陵王公為尚書蒞任南京去未三月復有詔進吏部皆異恩也然猶有噴于旁者曰王公當

景帝初舉第一甲進士入翰林歷

英宗

憲考為太史為官僚為學士祭酒卿佐于兩京幾四十年負眾望而簡列聖之心久矣被召入朝柄用漸隆士方以為慰乃今一再有南京之命何居子曰不然我

高廟定鼎于南

文皇徙都于北皆據形勝臨四方為萬世計勢均體敵不可以重輕而南京王業所基也自

高廟準周制升六卿罷丞相之官而尚書政本所自出也矧吏部六

卿之首在周為太宰掌六典以佐王治邦國周公之任也而周公則嘗分陝矣

聖天子所以用公之意不出于此乎人固嘖于公而公未始不乾焉求所以稱

上之眷任者矣

上之嗣統也登英俊放儉衰而聽納忠言斥玩好屏異端嚴官府之禁者不少假求治之心若飢渴然懷憂國致

主之誠者無不感說思自効而公碩學高文卓乎不苟必思起古人而與之上下其論議赫然儒宗也諳練當世之務而宏才遠識足以濟其用非嘗試以取倖一朝者比隱然吏師也則所以韓政本振士風以比迹周公而仰成

聖天子弘治之意公能不中分其責哉公豈若唐東都宋西京之諸老以自暇自逸為得者哉戶部尚書襄城李公侍郎南海李公淮陽葉公惜公之南不得共政而又以首任異恩為公之榮請所以贈者予不佞承乏詞林實從公後辱公之愛也深輒以是為說者夫聖天子念均勞之義徵夢卜之祥而引之以自輔且有日矣然不敢以之瀆公也

半山亭後序

廬江丁君繼仁嘗卜居其縣治之西北一舍許黃銅山下又自其山之西南循麓而升二里許得平石一區兩山環其旁嘉木蔭其上雖盛夏亭午無暑氣澗水潺湲出堰中其聲鏘然若金石君顧而異之為亭焉據其勝又上而抵其顛攢峯列巘爭奇競秀于遠近者應接不暇以至于漁舟樵釣之往來叢祠古刹鐘磬之隱響互答轉盼之間率有殊意蓋攬之不能飶其清圖之不能盡其妙也君與客尚羊于亭或觴或詠往往抵日之夕而忘歸焉因題其楣曰半山志其地也又副題之曰盛世逸樂志其遊之所從得也君之子鉞嘗官京師以告搢紳士搢紳士聞

而嘉予之得半山詩若干篇俾予序其後或疑宋丞相王臨川自號半山老人後世習稱之而丁君之亭適與之同者予以為不然古幽人韻士之所以自喜者或觸景而得或會心而名是何必同也而又何必其不同邪彼臨川之學術相業固在所不論獨其罷歸築第蔣山卒無嗣以守至棄之寺蓋顯而為人之所訾議者是一半山也丁君生

國家全盛之時以布衣而享山林之福無簪組之累有子如鉞足承其後而養其志蓋隱而為人之所稱誦者是一半山也亦何同之為嫌亦何必其不同之為隘又安知夫諸君子之詩不遂傳于後世使此之或勝于彼者是誠有不可懸斷者矣予往歲奉 詔歸省夜抵濠梁問前途所如往或請道定遠以趨巢縣或請道滁陽以趨江浦曉入定遠山中甚愛其有臨觀之美然非孔道無以給傳寓一宿返趨滁陽而定遠之山固往來于心也今觀丁君之為亭與鉞之所自叙則廬江之林壑誠佳勝矣安得一往登君之亭從其山中人坐磐石酌澗水而和小山叢桂之篇之為快乎予不及識丁君因吳地官彥華以識鉞知君蓋幽貞博雅之士而鉞亦俊穎稱其為子且又與予同出南畿有鄉好焉故序之不辭

前御史劉君受封編修贈行序

士之出而仕也行與世忤則遠謫不辭事與心違則求歸不暇夫豈便其身之私圖哉不敢恃其所學故也君子知其然故於其遠謫也申救之於其有所託而去也留之夫豈有所私其人而為之地哉知得士之為難不敢不為公家計爾若劉君應乾之行予烏得不有感於斯邪君巴人取成化己丑進士今二十年中間嘗知餘姚麻城兩縣

召入為監察御史奉 璽書勾稽邊餉于湖湘出按山東以劾其長吏之貪縱者忤 旨謫判鬱林州蓋其循良之蹟激揚之風無愧其所學非使其身之私圖者也今

天子嗣統澤霈四方詔量移言官之被謫者君進知新淦未獲命而奉

表入 賀得除自喜曰是亦足以有為矣第某有七十之母在去家萬里不得朝莫膝下乃更作縣以苟祿為便私計邪再上疏乞歸養不許會君之子春舉第一甲進士為翰林編修用

徽號恩遂就其封以歸初君之就封也鄉人多沮之者曰若明于春秋之學高才遠識他日當有所樹立以見于世為聞人乃遽休焉母乃太早計邪然計不可留也乃相與請贈言于予：固惜君之行者則為之言曰夫君之歸而承其親之懽也享其子之成也皆世之至願極樂而不可兼得者然君子獨不為公家計哉天下之大人材之衆豈以君一人加少而君則有所試矣以有所試之人而去于群賢彙進之時此予之所為有感與蜀多佳山水君方壯年奉親之暇日與故舊登眺飲燕自適于功名富貴之外固可與厲世之貪得冒進者則君之歸亦無愧其所學哉編修君清才妙器屹然一時其名位與日俱積所以為君之榮者將有大焉特於此乎昉之蓋天之惜才祐善每昭：乎事又論定之餘雖樸直者不可得而辭巧力者不可俸而致也

送邢揮使襲職還蒞嚴州序

我 朝著令凡武選則都督府引諸武臣子孫 陛見請大將軍試其騎射稱比之能試已則兵部覈其世次勲庸具等威以 聞惟時

上御奉天門召兵部于黼座下面命之是日 皇城門西東鼓樂喧闐導蔭襲者歸第儀從甚都道傍觀者噴：歎賞以為紆青拖紫不勞而致報功之典之盛如此弘治紀元秋當武選昭勇將軍指揮使邢公子志尹預焉志尹世為畿內良鄉人其祖忠歷武功至京衛千戶以才畧出蒞嚴州守禦正統中從大將討閩寇累進指揮使既老授其子尚義尚義早以俊秀被選為庠生折節師友謙恭若寒士博窮諸子史而邃于詩凡七上秋試弗偶也其治戎務蓋不勞而辦部使者每舉以勵人為稱首晚被薦總備倭之師于金鄉海寧諸衛以疾卒于軍志尹亦自諸生起無紈綺之習而習于庭訓有象賢濟美之志焉夫以

朝廷歲武選凡六七一選不下數百人其受蔭之榮雖同然克振前烈以不負報功之典者寡矣若志尹之先祖父子孫簪弁相承悉有勲庸冊于天府而橐鞬之餘不忘俎豆庶幾說禮樂敦詩書慕古儒將之爲則校諸當時求之同行尤可謂難矣然則志尹得受代之

命以歸寧不惕然思自樹于功名之場以圖報國恩篤世忠使山城無宵警之嚴營屯享歲成之利以益大其擊金襲綺之業而爲其先人之光也哉予家新安每道出嚴州尚義必迎候觴詠之樂往往傾倒而嚴又有江山之勝古名蹟居多臨觀之餘志尹方以子弟在侍蓋與尚義別五六載而存歿離合之感有不勝其槩于中者矣故因其鄉之仕于朝者請言以贈兼致故人之私云

英國太夫人稱壽序

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張公之母太夫人吳氏世爲吳郡人自其考君選侍晉邸生太夫人于太原明淑莊靜及笄而事太師定興忠烈

王得古賢女奉君子之義雖不及事其舅河間忠武王然歲時奉祀執事唯謹生今太傅訓育兼隆不底于德器之成不已故今太傅奉慈訓以周旋而不敢失簡知

列聖進總六師陪廟謨領國史位冠元樞寵兼懿親識者謂河

間王有孫定興王有子將足以昭前聞而名後世使天下知本兵之重

四夷仰中國之尊非天祐世勲育秀毓靈不能有此而太夫人之功於

是大矣然太傅之事太夫人左右備至雖壽已高而心豫體康比于壯

者蓋其揄揚閭德則有天語之褒厭飫鼎食則有宮膳之錫輝煌命

服則有內帑之頒諸孫八人自勲衛欽錦衣千戶銘以下長者幼者

皆巖然膝下如鸞鵠之停峙所謂稱其家者然太夫人不以貴而忘謙

不以富而忘儉不以有所恃而忘教殆庶乎箕範之所謂好德闔宮之

詩之所謂純嘏者其福又可謂盛矣然孰不以謂太夫人之功以太傅

之賢益著而其壽以太傅之孝益臻可頌也而予竊有感焉維昔二王

當

文考南渡及

英皇北狩之時先後以忠聞天下夫忠人臣之大閑而不可一日忽焉者也然豈仁人志士之所願見哉天之佑之有由然已則今太傅之忠賢誠孝與太夫人之盛福遐壽豈非其先王以身徇國之遺澤食其報而不能自己者乎夫其遺澤益長則太夫人之壽益增由茲而踰八望九以底于期頤之域享悠久盛大之福不替而益隆也可知矣矧今天子嗣統適國家太平極盛之時貽虜向化邊圉益寧則太傅之所以圖養者益備肖子哲孫繼之不匱而益培其忠孝之業垂之史編知我朝有世臣如是而太夫人名與之俱豈特張氏一家之盛而已哉歲之九月二日實太夫人設悅之辰於是春秋七十有五矣史館諸君若大理寺副于君淵李君通鴻臚主簿胡君清光祿署正陸君華偕請予文道所以慶之者予久辱太傅知且善故書之而不以鄙樸辭焉

慶封翰林侍讀學士成齋李先生暨其配宜人徐氏序

憲考之二十三年祇上

太母徽號禮成 詔廷臣之有親者許貶封不拘于常令維時翰林侍讀學士李君世賢之父成齋先生夫婦與焉暨明年

上嗣統之八月 綸命始頒凡在令者皆朝服拜受而出雲錦綉溢于

街衢 奎畫昭回于室堂無不感激

二聖之誠孝下逮臣隣其輝赫若此於是成齋先生自翰林編修文林郎進侍讀學士奉訓大夫其配徐氏自孺人進宜人 誥詞有敦德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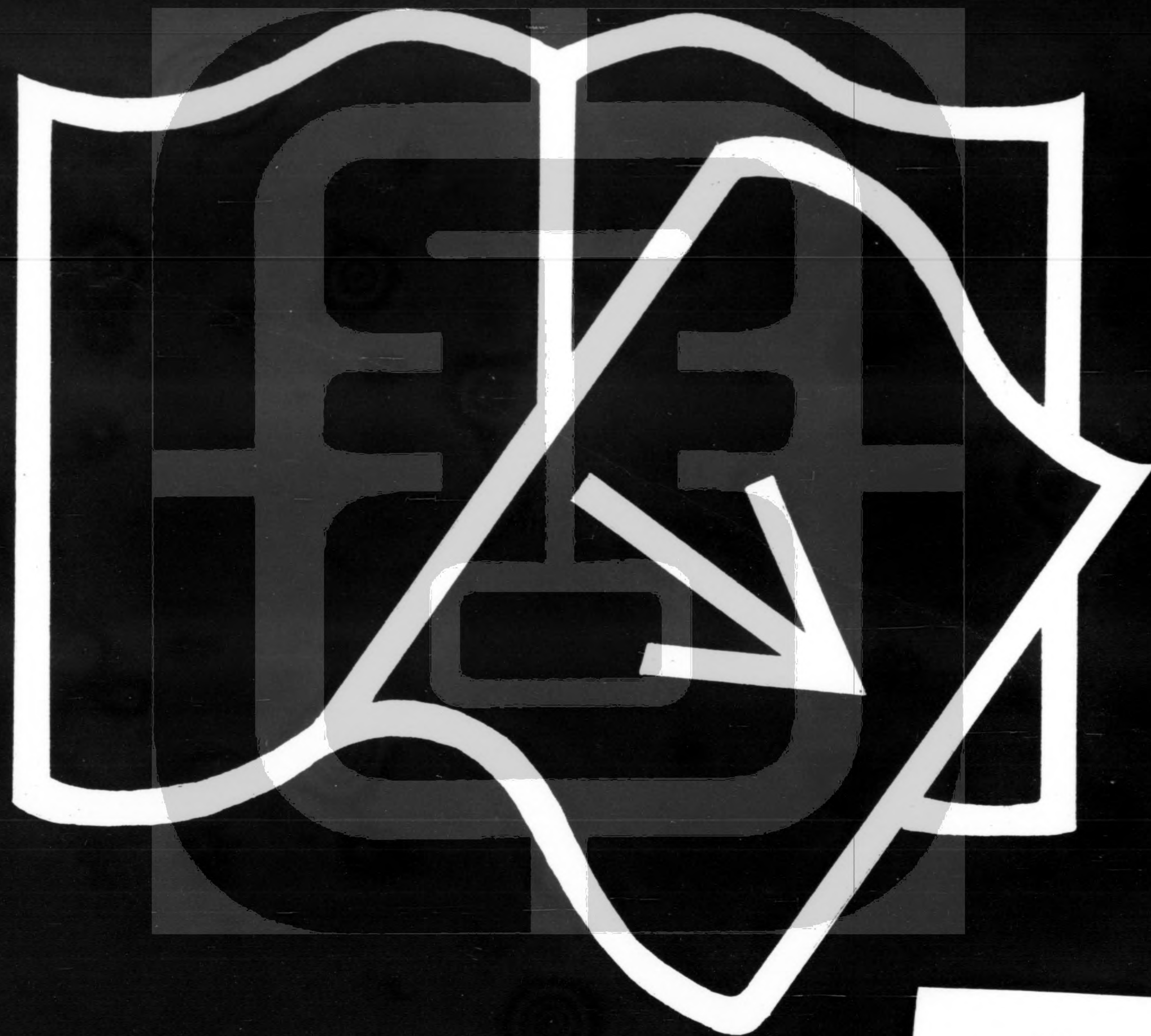
仁讀書尚義及勤儉孝慈儀範閨壺之褒蓋嘉其行之成且克成其子

云爾豈非盛典哉凡與學士君進士同年者樂君之有親歆豔企慕謂

小子亦在榜下俾道所以慶之意竊聞天下之事恒以善而成以不善

而斲故易稱積善曰餘慶書稱作善曰降祥皆先民成說不可誣也李

先生世居海虞以善聞其鄉以成榜其歲修之所用自勛焉而又得慈



原件短缺

P8-P9

賢靖淑之配若徐宜人者相成于內其致慶之與祥也固宜矧學士君清才妙器博學高文居法從甚久

上重其舊學而進之俾長 青坊侍經幃參國史為柄用之漸推本溯源恩典有加而先生夫婦德善之素又足迓承焉實有如 綸命之所褒者豈非上得于易書之說而不負其齋之所以名者哉今先生壽七十有五宜人壽七十有一矣目其子之官成則其為善之心益力而體益康由七十以並躋于期頤之域受學士君之貶封益顯以上底于六卿三事之列歸然一鄉老成人使海虞之士觀先生夫婦之光榮益思以裕其後觀學士君之養志益思以顯其親成者法之而敦者愧焉且知夫致慶與祥者非有

聖天子御極歛福而弘敷錫之仁則亦莫能自遂也然則學士君又烏可不自力以助成

皇德為志而求所以報稱哉記往時嘗為先生解成字之義請教于下將不可乎哉西涯才名滿天下經史之餘時出善譚最醞藉一時名流多樂從之瓜祝其最雅者因序而歸之石城

金坡稿序

昔者朱子謂歐陽公知政教出于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不可二因筆之以詔學者真不易之論哉夫天下之理一而已矣蘊之為道德發之為文章皆是物也而岐之則為異端為小技學非其學而不得罪孔子之門者幾希我

高廟以聖武起南服滅胡元還中國古帝王之政教于一旦

列聖相承道化益隆士習益純以備自洪武以來鴻生碩儒後先相望而鏡川楊先生起近代文名滿天下而尤以道德為志功名富貴未嘗縈其心蓋先生世家四明自其大父棲芸先生得慈湖心學之傳至先生益大發之遂取高科入翰林三十餘年凡

朝廷稽古代言之事必與執筆有諷有規不為諱世取 寵之作侍

經幄則正言不諱總史事則直言無隱典文衡則因言考行收士最多而群從子弟得于家庭以經術發身掇魁元官侍從服金紫者六七人先生退食自公恬澹怡愉日以品題風月為樂不自知其身之在散地迫晚境也遇

今天子登極恩始自學士進拜吏部侍郎於是年六十餘矣感上之知首進讜言屢騰辭檮

上眷留之再三人以是知先生之文誠有志于道德而不苟為空言者哉先生不鄙弃走每有所得輒以見示走實不足副先生之知而先生以其所著金坡稿若干卷俾序其首走得而讀之曰休哉是所謂文焉者乎其體裁不一一主于理不求合于時好蓋嘗僭評之其論政也首格君則可以位丞弼其論財也究民瘼則可以為計相其論兵也悉邊防則可以督元戎其論刑也務洗冤則可以當士師其論法也先去讒則可以總憲度誦其文而未識其人者必以為有魁梧不可狎之姿有

懸幹不可窮之辨有橫逸不可羈之才而先生素多疾鶴立蒼髯山澤之臞若不勝衣靖默之性若不能言擇足而動務合繩矩若處子若韋布之士蓋惟德之飽而以道為腴故其所蘊者深而粹所發者正而昌視世之規于求工以為伎者固霄壤之異哉

今天子日勤聖學益明習天下事計當崇王道黜霸功使政教出于一如古帝王之盛而先生年益高德益邵位益尊其文之所發必蔚乎炳然于大制作大政令之間所謂道德文章之不可二者行當見之又不但如茲稿所存者而已顧走方以庸猥見屏于時其言不為世重輕而先生命序不已然使異時讀者開卷之際謂走以無似而知頌先生之文若此德明才辨之士鄉仰歆慕從可知焉則雖不慙而序之可也先生所著別有諸經私鈔皆擴前賢所未發使及朱子之門必有起予之歎後此亦必將輔朱傳行世不在集中

東軒十事詩引

隆福徵起宗上人自號東軒列其日用起居之常為十事曰試香曰品茶曰勘書曰課詩曰臨帖曰鑒畫曰談碁曰理琴曰翫占曰製藥為賦詠之者其盛然有疑上人為西方不立文字之教不宜如此多事者有因其事而為上人道其本色語以調之者予皆以為非也上人雖從釋氏學然博通儒書能文章尤長于詩視唐九僧宋契嵩惠勤之流志將與之下上則所謂十事之目者亦將發舒其閒曠自得之懷以愧夫世之沉酣于寵利陷溺于葷飲聲色者耳吾黨或疑之或調之豈知上人者哉上人與予往還為文字交深以不得予詩為歉顧予悟世網之不早為時所擯片方有愧于上人烏能為之賦他日上人飛錫而南遍歷名勝得胥會于青山之中澄江之上相與話弛擔息肩之樂於掀髯一笑之頃或當為上人倚歌而和之此姑與之訂約弘治二年己酉春二月望歸田學士程敏政書于潞河旅次

葆貞堂序

予每過鎮江率聞人道喜節婦事心識之而莫與究其詳者節婦子春以儒為醫間因其所善識予始克知而為之贊父之春奉其郡人丁易洞所立傳楊石淙所為葆貞堂記附以諸君子詩致書且通請序之而傳焉未有所復也會予蒙恩去歸其鄉道出鎮江春復以請則知節婦已去世而旌門之典亦垂下矣嗚呼蓋棺事定而况其行之焯々不可掩焉者乎共姜之節風于詩人列女之名傳于劉向中古以來君子言壺事者誦法焉良以治化之成必自家始好德之心夫人所同非盡出彌文以夸世也若喜節婦事班之乎一鄉求之乎一時又豈多得哉諸君子詠而傳之誠懼其名跡之或湮而世莫與為善者雖間有所藉以副仁人孝子之心然實有聞其風而激烈奮興為之執筆不能自己者矣閭里有所倡而上其事以為異郡縣有所感而覈其行以為實上之人有所憑而旌其門以為難吾以是知節婦之烈足以自昭其德而諸君子之言出于一時所謂好德者固不可少也雖然推節婦之平生

而考其心亦不過盡在己者耳豈有所要譽規利而為之顧天之報施炳焉不爽予之子以與其家予之名以華其躬與之全歸以完其節視彼行汙而名隨之雖或富有子且壽弗齒于人乃與草木同盡則天所以厚節婦而為世勸亦昭矣諸君子之言於是益驗序而傳之豈獨繫其一家之私也哉節婦姓法氏鎮江丹徒人其先徙自大名為處士用寬之女蚤有至性隣弗戒于火節婦方樓居幾不免有宋伯姬之貞長適郡名士喜士華不及其舅畢力事其姑有柳家婦之孝歸喜僅四閱歲而夫死當是時春方週歲含悲茹苦卒底于成有曹令女之節春嘗得遺金以奉節婦：亟命物色還之有崔氏母之介蓋其群行多可稱述類此而獨以節名舉其重也葆貞名堂亦此意而丁楊兩君慎許可其言當必有徵焉故予不復致詳于堂事而獨取其大者書之為序

謝令君張公禱雨活民序

弘治己酉夏六月不雨稻之早者將敗而不實晚者將萎而不秀低田

庠塘水以甦旦暮而塘以涸高田龜拆將遂不可以復拯米價翔踴物色憔悴民老穉告急于令君張公：曰噫是誠在我於是合僚屬進吏民以是月十九日悉齋于公禁市中勿殺以斂和氣禱于山川之神不雨則又禡衣免冠徒跣行禱以示罪已越翼日雨又越翼日大雨霽霈不止遠近霑足早稻遂登晚稻勃興塘水溢增米價斗落如戰北而勝如病危而生者民金希傑等相與慶曰惟

聖天子錫賢侯以福吾民上天假賢侯之誠以活吾民不可不知也請頌令君之德而責之予：方蒙 恩被放還里中盖有耕鑿之後于令君之野亦方以旱為憂乃更以雨為慰則為之言曰天人之際雖若懸絕然所以感通之則有道焉不越乎心而已心仁則天為之昭假予之以福心酷則天為之震怒界之以鑿必然之理也前代之為令者何如其人哉固有因旱而卧積薪欲自焚以林民飢者矣亦有指庭樹葉未枯而咎告旱者矣此其心之所存仁酷之異何啻霄壤乃謂神理有靈否

民心有愛憎或怨天而尤人豈不過哉若張公之所以假神感民豈獨一時修省之誠而已蓋其平日之心思以仁民為治本求不負其所學故其誠之所致在天為甘霖在地為嘉穀在人為豐年如執左符不約而同吾以是知天人之際可畏如此而頌聲不作其何以昭令君之功而為長民者之勸哉張公名鎔字汝器定州人起名進士為休寧予不及其初政暨南歸而歲無麥民以飢告公親發廩以貸貧者走四鄉冒大暑廢常餐或篝燈呼召至夜分不倦惟恐畸人寡婦病翁弱子有一之失所飢民歡呼如得慈父而公又勤於職務日不暇給方未雨之前憂不及視政既雨之後常一日省遣八十餘事皆予所目覩者間嘗推其所學授諸生經親督教之當賓興之期士之就試南都者作輿尤力蓋其教養兼舉政刑兩優當為一時州縣巨擘循良之旌臺憲之徵可屈指也故因禱雨一事而並著之以為異日去思之張本云

林泉養浩詩序

吾友汪思恭氏將壽其親家程景厚氏廼為長卷題曰林泉養浩乞諸名人詩之而屬予言其故于首十久未之應也夫子與思恭景厚皆夙相好者顧豈有所靳其說哉殆亦有不可易言者矣夫林泉士之適乎其外者養浩士之克乎其中者有所適乎其外則官府之尊市廛之富不足擬之有所克乎其中則聲色之美口體之甘不足動之凡此皆世所不能及所不敢當者今取而歸之一人是豈可易言哉既而思之事固有不可執一論者夫以聖歸之人則孰不為之駭視而却走邪然能吟者謂之詩聖能書者謂之草聖能飲者謂之酒聖則聖亦有時而可以歸之人矣景厚為人豐幹而偉髯敦實而謙虛雖處闒闖之間其所適者往有林壑之勝所謂克其中者雖未敢擬諸孟氏之云然仁者見之謂仁智者見之謂智其所有者將不得比于詩聖草聖酒聖者之所謂聖哉吾聞景厚明年壽六十矣思恭以是為之貺其諸異乎人之所為慶頌者歟遽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進德修業之心不以老而

衰也于：而行兢：而言雍：而處年與德俱業與時亨安知景厚之
不有所進于浩：者歟或者疑思恭厚于所親予以為不然士初昏用
大夫墨車奠鴈之禮士入學歌宵雅鹿鳴四牡皇華之詩蓋古之人忠
厚類多以遠大期諸人也思恭之意何以異此矧詩人於魯公祝之者
艾而比之乎岡陵豈真岡陵哉欲其介壽而昭其德者也思恭於景厚
擬之山林而期之乎養浩非欲其進德而致諸壽者歟程汪徽舊家子
皆嘗序其譜故於二氏家世之詳不復贅特誦其詩而序之

道一編序

朱陸二氏之學始異而終同見于書者可攷也不知者往：尊朱而斥
陸豈非以其早年未定之論而致夫終身不同之決惑于門人記錄之
手而不取正于朱子親筆之書邪以今攷之志同道合之語著于奠文
反身入德之言見于義跋又屢自咎夫支離之失而盛稱其為己之功
於其高第弟子楊簡沈煥舒璘袁燮之流拳：敬服俾學者往資之廓

太公無我之心而未嘗有芥蒂異同之嫌茲其為朱子而後學所不能
測識者與齋居之暇過不自揆取無極七書鶯湖三詩鈔為二卷用著
其異同之始所謂早年未定之論也別取朱子書札有及于陸子者釐
為三卷而陸子之說附焉其初則誠若冰炭之相反其中則覺夫疑信
之相半至於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且深有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心
之兩言讀至此而後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殆出于南軒東
萊之右顧不攷者斥之為異是固不知陸子而亦豈知朱子者哉此予
編之不容已也編後附以虞氏鄭氏趙氏之說以為於朱陸之學蓋得
其真若其餘之紛：者殆不足錄亦不暇錄也因總命之曰道一編序
而藏之弘治二年歲己酉冬日長至新安程敏政書

水晶宮客詩引

吾邑汪君廷器自號水晶宮客：多遺之詩者間持視予：觀諸詩人
之意大率以為吳興若雲二水之勝聞天下宋楊次公登明月樓賦詩

有溪上玉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之句吳興以此得名至元趙魏公居吳興又自號水晶宮道人鐫之印章拜器以嘗客於斯也亦因以自名焉然予考之水晶宮無所見獨唐逸史謂盧丞相未第時遇異人引入藥蘆中若夢然第覺置身在碧霄之上見宮闕樓臺晃朗照耀有女子曰此水晶宮也其說出乎怪誕然唐人習言之疑宋元人所謂水晶宮者當本於此則因以詰拜器曰世之人以幻為真而或啓妄者之慕倡隘者之爭予知之乎盧相之事如此魏公之號如彼安知不有僧孺之紀安石之墩啓而倡之或慕焉或爭焉直幻相尋于無窮而予之所謂水晶宮者將得為已有乎將不得為已有乎拜器曰不然盧相所見者碧霄之上吾所遊者罨畫之間吾豈若僧孺之所謂慕者矧魏公於吳興為世家吾於吳興為旅寓亦非若安石之所謂爭者且人之生也蘊廬天地瞬息古今亦孰非客哉古之人固有居異鄉而自號曰蜀山友先正而自題曰陶菴者矣吾客吳興而曰水晶宮客獨不可乎予為之

撫掌曰達哉子之志可以語矣因讀其詩而序之拜器名鑑喜書史雖間出遊江湖有鷓夷子皮之風遇文人韻士鑒別古法書名畫觴詠音日惟恐失之蓋其情致清灑足稱其名非盡出于好事之舉也

新安送別詩序

臨川曹璉宗器以星命之學遊新安三十年矣其為人內慧而外樸有林野之風其為學兼通諸家如詞翰之類亦時能出其長與名士角以故新安名世家多延致之而與吾汭口宗人用光尤厚善一日謂用光曰子之宗彥學士公運將晦而不佳急為歸計庶其免夫聞者率咎之曰公方嚮用于時而獨為此語是不宜聽然用光雅重宗器即具書勸予省人事謝應酬并以宗器之說聞書未達予果得咎荷

天子聖明不加竄殛畀去歸其鄉出城三日得書則為之憮然曰中古以來貢諛以內交聞佞而自詡有如用光宗器為人謀而忠者豈可多得哉因賦一詩志喜以報用光然猶以未識宗器為歎既抵家宗器來

見予于南山與之語諒其為有識之士而用光之能審文也宗器將歸臨川以詩贈予謂且有後福噫吾方求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事樵牧以畢餘生尤懼側目者未已而予乃云云吾懼子之言將不驗於異時并其前之驗者而棄之乎因述其語以為行卷序宗器將有味于予言

梁園賞花詩引

京師養花人聯住小城南古遼城之麓其中最盛曰梁氏園之牡丹芍藥幾十畝每花時雲錦布地香菲聞里餘論者疑與古洛中無異成化戊子春夏交予以詩約同寅汪伯諧彭敷五倪舜咨李賓之宋爾章五太史及同年張汝弼駕部倡為茲遊是日諸君子以予詩分韻各當四章而飲宴歌呼相與竟日故詩或成或不成或半成既歸久之而詩案卒不能了之夏再往遊馬會者同年商懋衡陸廉伯李世賢三太史章元大瑞二給事復以向所零韻各分四章而詩之所得畧如戊子蓋更兩會卷弗克成豈景物之都未易以盡而亦出於休

沐之隙奪於匆遽之餘將為樂不暇故莫能終志於斯邪弘治戊申冬予被放還江南東裝而得是卷念當時遊者惟伯諧舜咨賓之廉伯世賢五人者在而天瑞出佐外藩敷五汝弼爾章懋衡元鑑皆已作土中人感歎久之輒請五人者或重書或補作而向之卷始成蓋自戊子至戊申俯仰二十一年矣辛亥之夏山居病起因命童子曝書冊繙閱之際此卷在焉追想帝都風物之美與一時朋遊之盛不可復得而予之去國又三年矣撫流光之易邁歎佳會之不常序而歲之姑紀歲月云爾是歲五月二十有一日留暖道人程敏政克勤書于水南山房

竹洲文集序

昔我兩夫子倡此道于河洛間門牆之士比于鄒魯蓋自龜山三傳得文公朱子自上蔡三傳得南軒張子而東萊呂氏自榮公以來世受程學一時及門者與河洛相望若吾邑竹洲先生吳文肅公其一人焉先生初在太學卽有志當世而於俗學之陋蔑如也龍川陳公稼軒辛公

咸竒其人而友之先生蓋不以自足又與止齋陳公水心葉公石湖范公上下其議論而參請于東萊為歸宿遂舉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歷官知邕州時南軒方經畧嶺右而先生獲受教焉既終更南軒薦之朝手書論語之剛中庸之強孟子之勇三章為贈又以胡子知言相付曰此程氏正脉也先生之當對也即上論天下大計在恢復 朝廷大事在近習不當與政其言甚壯南軒書報文公稱其忠義果斷而文公亦曰聞其對語不苟真不易得然獨恨世之不能盡所長而用之也晚見知孝宗寢鄉用矣先生以親老固請為崇道祠官以歸築室縣南竹洲上學者雲集先生一以所聞于南軒東萊及文公者轉相授受蓋自南渡以來號多士必曰乾溥而左右私淑若先生輩實與有力焉先生既沒曾孫資深始裒其遺文為二十卷上之得易名之典兵燹數更板刻亡矣今十世孫雷亨始取家藏本嗣刻之俾其從子俊來屬為之序走觀其間彙次欠審恐不足以盡先生之大致因重加校訂以授俊而序

之曰嗚呼是豈可以才人韻士之作例視之哉本之嚴正之資濟之明碩之學故其見于言者皆民彝物則之餘而無枉已徇人之意蓋其所得于先正者粹且深矣先生之道既不獲行于時地遠位下又不獲登名史冊獨其往返之札稱許之詞見于考亭諸書者昭如日星不可掩也四方之士取而讀之因其言語文字之所存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使河洛之墜緒可尋而斯道不為空言于天下則如先生之文亦何可少哉雖然今去宋遠矣文章道德之士與先生相後先者計多有之而不得如先生有賢嗣人引其遺響早無窮不又可慨也哉走程氏遠裔幸與先生皆出文公之邦而於斯文獲與討論之役不揣蕪陋僭書其事以諗觀者如此先生初名備字益恭以避國諱更名儼世居休寧上山其兄俯字益章仕至國學錄亦有文一卷附其後云

篁墩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序

新安文獻志序

新安在

國朝為畿輔踞大鄆山之麓地勢斗絕視他郡獨高昔人測

之謂其地平視天目尖而水之出婺源者西下為鄱湖出休寧者東下為浙江其山川雄深若此秦漢以來多列仙意猶不足當之於是我開府忠壯公及越國汪公前後以布衣起義旅坐全其土地民人于禍亂沒而為神千餘年不替益靈迨中世則休寧之程北徙洛而得兩夫子婺源之朱南徙閩而得文公嗣孔孟之統而開絕學于無窮其人物卓偉若此一時名公碩儒與夫節孝材武遺老貞媛之屬文煥乎簡編行播乎州里而紀載之書散出無統有志于稽古尚賢者蓋屢屬意焉然或自秘而失于兵燹或據所見而為之詳畧讀者不能無憾也齋居之暇竊不自揆發先世之所藏搜別集之所錄而友人汪英黃甫王宗

植暨宗姪隱克亦各以其所有者來餽參伍相乘詮擇考訂為甲集六十卷以載其言之集四十卷以列其行蓋積之三十年始克成也嗚呼宣子聘魯而嘉周公典籍之大備孔子說二代之禮而嘆祀宋之難徵則生于其地而弗究心于一鄉之文獻非大闕與凡吾黨之士撫先正之嘉言懿行萃于此發高山景行之思而日從事乎身心由一家以達四海使言與行符華與實稱文章德業無愧前聞又進而誦法程朱氏以上窺鄒魯庶幾新安之山川所以炳靈毓秀者不徒重一鄉將可以名天下不徒榮一時或可以垂後世而此編亦不為無用之空言也哉

重恩堂詩序

古之賢者受賜於其君必有所志以昭不忘其意以謂吾之所為盡心于職者臣道爾上之人顧以為功而嘉獎之其何德以堪於是退而銘諸器物或號其室堂使後之人嗣其志以圖報稱非欲誇世而已一時君子聞而詠歌之則亦以其事也繫勸懲亦非欲侈其榮而私其所

厚者也予讀濟南李公重恩堂之卷為之歛衽李公起國學知慶都縣不一歲徙龍陽有採荒活民之勳又治隄以捍患紓財以濟公戡過兵之譁者以保境事章播人口以薦得旌異受 敕階文林郎封贈其考妣若室進同知常德府事政益修施益溥中一署長沙府事嘗督民兵與靖寇辰沅總鎮武崗諸州餉足而民不困監造上供幣費省而事給復以薦得旌異受 誥進奉政大夫加恩其考妣若室蓋民之望公方深而公去有決志矣里居之暇爰作堂奉 綸命題曰重恩以不忘上之明賜焉跡其所以圖報之心殆未始取足于是而復以望其後之人也豈非賢哉今之令一邑佐一郡號循良者固不謂無其人然僅自保求不失其祿數其名者則已難矣進而披旌異之典荷汪濊之恩至一再又獲引去俾民有遺恩而不能忘若李公詎非千百之十一哉公之心雖不以誇世而芳聲茂實自不可掩宜諸君子有作使賢者勸不及者懲而加勉焉至於盈視而傾聽如此也公有六子皆克家次

子宗仁舉進士甲科歷監察御史直亮有名而與時忤謫徽之績溪復以卓異聞值更化初起知宣城進知徽州府事未三歲行臺者兩旌異之蓋名譽之意所望于其後之人者益驗 綸命三錫金緋在躬則詩人之詠歌益盛而堂名益顯觀風者有采焉昭
聖明待下之恩表循良世濟之美比隆西京而陋近代豈直一家之榮而已走不佞歸耕之明歲太守公適來胥會之頃出卷相示俾有所述不敢讓則著其大者如右而并論其世云

休寧志序

安城歐陽君以成化辛丑冬來知休寧縣事明年春以縣志為厲會予服闋將還 朝夕弗克成也乙巳秋撥拾而成焉蓋書之為圖者一為志者十有八文之附者十有六詩之附者四總之為卷三十有八君得之又大加蒐輯而校刻之刻成以監察御史 召故書雖就緒而其間字之譌者未整也乃復以摹本來俾有所是正而後印布焉戊申冬予

以斥歸田君亦出按予 秋則又 抵予與繼知縣事中山張君請卒其事值予病中不能親筆明年夏疾少間而張君復有臺憲之徵始克繙繹舊本則知張君嘗以其暇日重加校閱可傳矣乃為之序曰古者地理有圖有志蓋周官職方氏與小史外史所掌而道以詔王者非徒以飾吏事廣人之見聞而已計田賦而知公歛之厚薄因物產而知民生之豐儉察宦迹而知吏治之得失按人物而知士習之浮正俗尚之澆淳其於政乎繫焉若此其大且要也休寧徽屬縣之一其境據鄆山之麓而浙源之水出焉在前代為郡治又嘗析其境為縣者三曰黎陽歸德婺源自後郡徙治歛而省黎陽歸德來入則是縣也故郡境也且民風土俗見于朱子所記新安道院者今二百年道化之所漸其人當益醇更代以來徽為畿郡被 聖治之澤最久且先其俗當益美則所謂圖志者可取足故常而漫弗之省哉然予於是竊有感焉自丑抵亥十有一年矣歐陽君之惠政如昨日而張君當績成就

召之際取是編而繼圖之俾無遺憾則天下之事無巨細緩急類不易成如此顧以病夫退士於賢令君何能為後而獲挂其名於圖牒之上分尺寸之功焉獨非幸與歐陽君名旦字子相辛丑進士張君名錚字汝器甲辰進士是為序

城北查氏族譜序

休寧邑中所居大姓以十數查氏其一焉其先曰長史昌者南唐時居歙篁墩生工部尚書宣公文徽遷休寧瑞芝坊遂大顯江左尚書生五子曰宋毅中侍御史元方生龍圖閣侍制道子孫再遷泰之海陵曰元規生秘書少監陶生職方郎中兼權中書舍人拱之墓縣北朱紫巷則今查氏所從出也拱之傳十三世至惟聰當元季為一鄉之望學士風林朱先生亟稱之惟聰生三子曰德軒怡軒介軒皆以材傑能值其有家為肖子一女適萬安汪德玄遂及事我

高廟于龍興初保捍其井里而德軒子繼祖從學汪克寬先生號箴密以殷碩長區賦繼祖生允中洪武間起太學歷官兩淮運判有能聲介軒亦嘗一徵覲京師不樂進取蓋嘗有志續先世之譜而未竟也介軒子招祖生道蔭道蔭生思靜最名有齒德中以介直為耆宿人敬服之其子以華始取宋開禧元至正二譜大考其承傳之緒迂徙之由與其內外履歷之詳算成巨編奉以請予序予於以華往還甚稔且愛其簡厚誠慤而御族之有道也則告之曰夫譜有本有文皆不可闕者蓋凡所以別親疎序昭穆謹先祠祖域之守以增夫衣冠閥閱之輝者文也而行則其本焉然行豈待於外求而後得哉考查氏之先若龍圖母病冬寒思鰥羨不得泣禱于河鑿冰取之得鰥尺許以饋母疾遂瘳其孝如此尚書聞人之困乏雖不識必濟坐貧不悔而龍圖當赴試時假貸三萬錢道中值故人有母及兄之喪不能舉將鬻女以襄事即傾橐與之罷不就試其義如此秘書與龍圖極友愛士族流離者聚食常數百人得任子恩以與族人無親疎之間其厚如此夫孝義忠厚士行之

常宜無難焉者然自途人可以至堯舜推一身可以準四海即凡民可以通神明皆不出是而世常忽之以求甚高難繼之節或輕之而有取于富貴利達之人斯愚之甚矣予觀查氏譜得其先烈為之歛衽焉故輒書其端俾其子孫者思自立以圖無愧于祖德庶有光于斯譜且不負以華君尊祖敬宗睦族之心將益衍益盛流聲實于四方非特名一邑而已否則為彌文取觀美豈故家文獻敦本力善者之所欲哉

應詔揮毫詩序

惟我

憲廟以天縱之資篤意經史凡稽古禮文之事必遴選儒臣討論判定而於燕閒之餘將心釋典雖考閱繕寫之責亦不輕畀迺一時供奉之臣仰副淵衷多克以材藝自見者若今僧錄左善世體東白亦其一入焉東白世居蘇之嘉定以儒名家其從父當宣德間仕為刑部郎中、之弟實生東白、之生也不樂葷娶因從釋留光寺景泰中

入京禮右講經古儀縉公為師而縉則左善世玉璫清公高足內典之學具有家法然東白猶以為未足復從游駕部東海張君汝弼授儒書攻古律詩學楷行書法業日以進同行者率自以為不及成化初被選入大內漢經館書文光祿給饌凡朝廷有禳檜禱祈之舉東白必與焉丁酉歲晏

上閱法華經而說之命近臣下經館擇能書者近臣悉以其名上

御筆獨標定體第一人命率衆書法華經又奉詔書金光明最勝王

經暮年事竣授階左覺義兼主香山永安寺仍在經館被

賞賚甚厚癸卯進左善世弘治初罷寫經尋復召入供奉如故而其

高足左覺義銓振威代主香山則來請曰吾師被遇

先朝在內經館幾二十年中朝縉紳不鄙與吾師還往自東海而後若

今庶子匏菴吳君原博諸公每有詩相贈遺集以成卷將題曰應

詔揮毫而虛其首願得一言序之惟古釋之以詞翰名者若陳智永唐

懷素輩蓋非獨出其儕行雖號儒生者或歎于斯殆其志專而業精故也夫歎不歎未暇論乃若其徒在後世有所遇以克成名于一時者亦固難其人焉則東白之所遇斯不謂之隆哉諸公之詩雖以為東白而作然本經綽之餘力以及梵典而用人集事至于無一材一藝之遺則先帝之需恩餘澤在人者其何可忘哉東白號梅樂艾號游幻道人奉清公居都城北隆福寺予每過之必觴詠竟日恒愛其豪放有藏直之風而又好儒書達世務議論侃侃不落人下凡釋政多取決蓋方外之偉人騷壇之佳友視世之崑瑣者殆不足道也

毅齋熊公夫婦輓詩序

輓詩之作昉于中古而莫盛于近代蓋有不待其人之相知及其人有可悼可慕之實與否或請為之或代為之請至以所得之多寡矜孝心之厚薄以是知天下之事無鉅細未有久而不至於湛可數者豈獨輓

詩哉若毅齋熊公夫婦輓詩一帙則不然蓋毅齋之子實甫為令于歛有子諒豈弟之政子視其民故歛之人頌其政而不已上及其親皆誠之所孚非有出於請焉應之者也烏乎是亦可謂僅見者矣毅齋之墓也吾友太史張君廷祥實誌之張君以正學聞天下慎許可其稱毅齋諱楷字爾機世居豐城其先有世基世琦兄弟蓋嘗受學朱子曾大父曰荊陽處士大父曰樂泉君父曰植桂翁咸世其業而毅齋克承之早孤有志以孝友敬義聞其鄉又得聶蔣二孺人繼為之配內外肅雍成諸子以植有家至於今茲蓋誌云爾烏乎是亦足以傳矣而又何假乎輓詩之作邪雖然述德以詔後者莫如誌風德以感人者莫如詩二之體有風有頌毅齋以風人之父頌聶蔣二孺人以風人之母頌實甫之克肖以風人之子而因以感夫他之為令者則是詩也雖出于一邑之人與一時寓公之賢者音調體裁不能皆一然要之則未為無補于風教而實用之政為有本益於此乎徵焉是豈湛而可數者哉實甫通經

學古起鄉進士以清簡為政確乎有守淵乎有見不求赫之名殆昔
人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雖目之為古儒吏可也行臺憲臣特請
旌異于朝蓋繼此而毅齋夫婦當受綸命膺顯爵以貴于九京又
不但下之人風頌之而已然予聞之子之於親也永懷其德而莫可與
言報者則惟欲顯其名于罔極焉爾

上之人知其然故於臣之有勲庸者不特祿其身必勉之
恩體之至也下之人於長人者之有惠利於我也亦不特頌其身必推
其先之人愛之深也秉彜之心上下攸同自不能已者如此傳曰事父
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聖師之言不可誣也然則讀
是詩者尚知此乎儒學生汪祚從予游奉其帙來請吾是以序之

歙江村江氏族譜序

江村在歙西北江氏世居之故因以姓其地歲久族蕃有耆而文者曰
思尚君始倡族人續其譜請予序蓋十年矣未以有應也暨予還山恒

抱疾不能親筆札之事然君每辱過必以序請久而不斲會予疾少間
乃克繙閱一周而書之曰江氏之族可謂盛矣自伯益之裔玄仲受封
于江其爵子見于春秋曰江人後并于楚廢為濟陽郡即今陳留考城
圍城地其顯于漢曰轅陽侯喜顯于晉曰散騎常侍統二與其從子侍
中道之後並從晉東渡居山陰統六子其顯者郡功曹儼國子祭酒霽
霽三世生宋太子洗馬億吏部尚書湛侍郎智深湛死凶劾之難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忠簡以子恁為駙馬都尉智深以女孫后贈金紫光
祿大夫億生法成二生子一子四子五並以梁將死侯景之難子一
贈侍中謚曰襄子四贈黃門侍郎謚曰毅子五贈中書侍郎謚曰列儼
再世生左衛將軍淹封醴陵侯謚曰憲恁生齊秘書監敷贈太常謚曰
敬敷生四子其顯者秘書郎舊驃騎諮議參軍祿舊贈光祿大夫謚曰
肅生陳孝子經二生隋上開府總蓋濟陽之江名見史者凡十人計其
爵祿榮名實與六朝相終始而江村之江則出億長子法存之後法存

生建德令道興始居清溪道興生護軍將軍世源又以仕開化家于衢世源傳十有一世生唐衢州節度同討擊使中軒二再生第十軍事押衙仁揆三生吳越侍御史景房即世所傳有沉籍之功者景房生宋兵部侍郎用晦都官郎中用生職方員外用主大理寺丞用之分甲乙丙丁四房其胤彌盛而江氏遂墜于三衢矣用晦三世孫基以贅居番陽傳五世生丞相萬里國亡死節贈太師追封益國公謚文忠用生生鎬鎔二生枚三生汝剛仕為歙州倅卒葬雲嵐橋因家橋子培生嶧岷岩而岷則思尚之所自出者也鎬生揖三生汝言汝爽二九世生司經局正字秉心仕于國初終襄府紀善汝言九世生監察御史弘濟與予同舉成化丙戌進士嘗為言三衢諸江之詳蓋自魏晉唐宋以來家牒具存而迪功郎仲長泉州倅師心兩譜則粹甲乙丙丁四房而一之者請予校刻不果若思尚此編則雖倦于本宗實欲合衢歙兩房而一之者其心可謂厚而其力可謂健矣烏乎大家巨族之所貴

乎譜者豈徒矜閱閱聯昭穆紀其名與字而已哉因將曰亢宗紹德之為難爾考江氏之先而論其世蓋有危身之忠有顯親之孝有戡亂之武有華國之文有利人之功有惠民之政其巍然可仰凜然可畏者非獨可以儀其家實足以憲來世况肇之有原承之有緒而立壠如故文獻昭然者乎不求所以紹祖風而亢其宗以自立于吉人君子之域則閱閱雖美昭穆雖盛亦何有於譜哉思尚之弟昌方以鄉進士知攸縣其族人之服章縫而榮詩書隱林壑而篤行義者往不絕矧譜書既修則宗盟益厚庶孝敬崇禮讓而不伍于流俗使江村之派與三衢相望不替而益隆則庶幾此譜之足貴而思尚君尊祖敬宗睦族之心力亦於是乎為不負矣江氏舊譜序記之文若吾宗老宋徽猷待制北山先生元翰林修撰張公子長及我朝學士承旨潛溪宋公輩皆一時名筆而予之謏才末學乃踵為之其何足以副仁人孝子之心而為斯譜之重也哉

篁墩錄序

程之先聚居歙篁墩有遠祖晉太守府君及梁將軍忠壯公之賜第廟食存焉然莫知墩之所以名者間考之家譜云墩本以產竹得名至黃巢之亂所過無噍類惟土名苗者歛兵不犯當時居人因更篁為黃以冀免於荼毒習稱至今走閱之而心動以為是不可但已因請於先尚書襄毅公而復之又告於當世縉紳君子而得記賦銘詩若干篇於乎名實之不相副久矣以吾墩論之則篁其名而性可以耐歲寒節可以比君子者其實也巢賊之亂吾竹之名可污而吾竹之所以為實者孰能為之加損哉彼槿籬棘圃而盜夫伊周孔孟之美名固士之耻也是則君子一惟務實之可貴而名之汙隆曷計焉然名之汙者有時而見雪于君子豈非天理之在人心者終不可泯邪若吾墩是已雖然事必久而論定又必得君子之言而後足以取驗於人使當巢賊肆虐傷人害物之時吾人或難之曰是不當汙墩之名則固異於孔子危行言遜之旨亦安能弭夫亂臣賊子之不致人于糞粉哉然則諸君子之言雖假寵程氏而所以抑邪與正者豈直一丘一壑之幸邪因命工人梓以告我族人使為士而學為農而耕者知徇名責實之可畏而無忘於君子之公議庶幾比德於竹為此墩之幸民豈徒說然與彼沙蟲鬼域輩校得失于一旦哉

丘先生文集序

文之說何昉乎蓋嘗考諸古矣凡物之粲然可指者謂之文二者道之所在也故見于上曰天文見于下曰人文見于世煥乎其有迹者曰文治曰文教非若中古以來指擬觚染翰者謂之文也夫文固非操觚染翰者可盡然詩書所載詞命之作雅頌之篇類非偶然卒爾者可辨而孔門亦有文學之科蓋道術未裂言與行俱本厚而末茂詞出而文成正大光明敷鬯條達見于治則民格著于教則民孚所謂吐詞為經而文之盛不可及也漢毛公董子之徒始以經術名而鄒陽枚乘之流乃

專以文顯遠固亦岐而稱之蓋以操觚染翰為文而別於經術物此日
寢以盛而攔倒乎隋唐之間雖一二名世鉅公知文之不止乎是亦畧
見道之彷彿矣顧一時談經者專訓詁為文者尚聲律而上之人又以
經義詞賦更迭取士其遠于道一也至宋而程朱大儒者出斯道復明
曉然示人以徒文之不足濟物然不得任道揆之重于斯世則亦安能
盡刊其故習而卒反之一旦哉蓋經術文章之流弊甚矣不得已而為
說以通則若之何亦獨曰為毛董而不為鄒枚為韓李而不為燕許為
歐曾而不為楊劉為陶杜而不為徐庾温李則亦庶幾可以廣道術求
不倍于孔門而後可乎走不佞嘗以此質之瓊山丘公先生二是其
言以為知道然走實不足與于斯也先生門人翰林吉事蔣君冕及其
嗣子太學生敦輯先生平日詩文為若干卷間奉以視走請序其首簡
走讀之累日得其大端而嘆曰何其養之深而出之需然一至此哉先
生嘗為走言世之作文者類喜煨燂之奇不究孔子詞達之旨或剽竊

以為功不識周子文以載道之說雖有言無補于世無補于世縱工奚
益故予平日不欲以詩文語學者其言如此蓋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
則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之明
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乎必可見之于行二
之必可以興文治洽文教而致吾

君子堯舜三代之上流聲實于兩間作楷模于來世使道不為空言蓋
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以發之不可誣也顧此集雖出於所學之緒
餘然閑肆而精醇明潤而雅潔究本之論扶世立教之意郁乎粲然將
上班于毛董韓李歐曾陶杜之間視世所謂訓詁之陋聲律之卑殆將
揮遠之而以為羞道者矣所謂一代之豪傑若先生豈多得哉先生名
濬字仲深世居瓊山起進士甲科歷官翰林學士國子祭酒累進禮部
尚書掌詹事府事名位之崇聲華之美固不可謂之不遇而士壘尤未
滿焉然則天下後世求以知先生者著述具在而此編輔行亦不可少

也走辱知先生也深又同事經筵史局獲副詹事與僚案之末故因是與敦之請序先生之集而極論文之所以為文者如此

公餘愛日詩序

高邑李公相儒以進士甲科 廷授徽州府推官三年雋爽之資介特之操明決之才見重于僚案下孚于吏民而上達于部使者久矣然公有父年八十餘無恙在堂每言及之則悵然興懷或至泣下見者咸以為若李公者直孝人歟府學訓導進賢艾君英實公之子師請諸縉紳大夫詩若干卷以相贈而題曰公餘愛日者本公志也不鄙來休寧山中請序其首顧不佞以多疾不能應酬諸文事獨於李公喜為之執筆焉憶當天順初先少保襄毅公以都憲之節東巡視師錦州識李公於童子中選入衛學且戒其守將俾善遇之曰此遠大之器也蓋於今三十年而李公果以經術致身為時聞人且得晤語於山鄉叙疇昔又因以知其孝之感人若此而先公不及見矣於戲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

謂也故楊子以愛日為孝夫孝百行之本也以之事君則忠以之撫眾則慈以之處友則睦以之蒞官則敬以之治獄則平古之人善推其所為而有孳孳不已之義者豈不以此哉宜諸君子於李公之事歌動之誦歌之而不能已邪竊聞之李氏世居真定高邑自公曾大父伯居中徙遼東錦州生子榮早逝而其配梁氏以節聞梁之子克明則公之父也雖當播遷之餘惇本力善所蓄甚厚且久故於公乎發之而公又能奉其先訓以底今日旌異之上其憲之擢不日有焉吾知其嚴君之心益怡體益康壽益增獲貶封之恩以昭其子之孝也益大所謂公餘愛日之詩宜隨所處而益富豈直此而已然此其發軔也是不可以無序

靜軒序

人之為德也靜然後可以制天下之動故求入德者學必自靜始夫靜則心恬而不競志定而不惑神安而不躁以一身應萬變有所恃而不舛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易曰吉凶悔吝生

下子曰有
心則何以
出於天之
感觸於物
性之動于
欲也

乎動是知動者靜之隨靜者動之基也苟役其心於遠外而置其身於
焚糾瓦錯之場方且舞其智力與世之人角一日之勝以逞則雖語之
靜而能識其為何說者寡矣歛雙橋鄭氏有恒性其名存良其字者以
重厚聞其鄉予嘗過之而悉其世風焉蓋其先有令君之仁有貞白公
之廉有師山待制之節鄉人誦而傳之類皆自靜學得之至存良君席
先世之列益讀書知大義奉其父士賢處士甚孝與其弟袁州倅守道
甚友教養其五子昌澤祿育冠甚乃又遣祿為儒學生嗣其文獻之傳而
君方以尚質好禮周貧睦隣之為務見鄉族人厭靜喜動而有所未慊
於中也復以靜題其軒端居以自怡而春秋則六十矣八月十九日其
懸弧之辰子壻汪椿氏求予文以壽君峻辭不獲則序而告之曰聖門
示教不出動靜二者然謂智者樂水而以動屬之動不失正動斯樂矣
謂仁者樂山而以靜屬之靜而有養靜斯壽矣存良君知靜之好而世
故莫能嬰其好將嗣是以往心恬而志定二而神安可以膺不騫之

壽享無競之樂使鄉族之人見者易其行聞者企其德遂以為一鄉之
彥一徽之耆俊而播嘉譽於四方遺茂實於子孫豈非靜德之所致哉
予屏居山中疾疢相仍近方獲愈異他日杖藜躡屨訪君雙橋之上登
君之軒相與問靜之說君儒者當有以告我夫豈若老氏之玄嘿釋氏
之空寂而遂至於嗒然者哉

紫陽紀別詩序

新城李公宗仁受命守新安之明年予獲觀其尊府常德同守公所
得制誥二通蓋旌異之典也而吾徽之人愛戴今太守公者亦不啻湖
湘之人為之嘉嘆不已曰有父如此宜其有若子邪又明年同守公之
次子宗德自國學需次來省太守公于郡齋居數月驩如也而宗德喜
問學負才器持之以不矜識者蓋策其遠大而知其得諸父兄師友者
固如此也同守公以今歲壽躋八十無恙在堂而宗德不能久于遠外
乃束裝東歸歛學教諭宋君昉司訓涂君耿繪紫陽紀別圖合能言者

乎動是知動者靜之隨靜者動之基也苟役其心於遠外而置其身於
焚糾瓦錯之場方且舞其智力與世之人角一日之勝以逞則雖語之
靜而能識其為何說者寡矣歛雙橋鄭氏有恒性其名存良其字者以
重臣聞其鄉予嘗過之而悉其世風焉蓋其先有令君之仁有貞白公
之廉有師山待制之節鄉人誦而傳之類皆自靜學得之至存良君席
先世之列益讀書知大義奉其父士賢處士甚孝與其弟袁州倅守道
甚友教養其五子昌澤祿育冠甚力又遺祿為儒學生嗣其文獻之傳而
君方以尚質好禮周貧睦隣之為務見鄉族人厭靜喜動而有所未慊
於中也復以靜題其軒端居以自怡而春秋則六十矣八月十九日其
懸弧之辰子壻汪椿氏求予文以壽君峻辭不獲則序而告之曰聖門
示教不出動靜二者然謂智者樂水而以動屬之動不失正動斯樂矣
謂仁者樂山而以靜屬之靜而有養靜斯壽矣存良君知靜之好而世
故莫能嬰其心將嗣是以往心恬而志定三二而神安可以膺不騫之

紫陽紀別詩序

壽享無競之樂使鄉族之人見者易其行聞者企其德遂以為一鄉之
彥一徽之者俊而播嘉譽於四方遺茂實於子孫豈非靜德之所致哉
予屏居山中疾疢相仍近方獲愈異他日杖藜躡屣訪君雙橋之上登
君之軒相與問靜之說君儒者當有以告我夫豈若老氏之玄嘿釋氏
之空寂而遂至於嗒然者哉

新城李公宗仁受命守新安之明年予獲觀其尊府常德同守公所
得制誥二通蓋旌異之典也而吾徽之人愛戴今太守公者亦不啻湖
湘之人為之嘉嘆不已曰有父如此宜其有若子邪又明年同守公之
次子宗德自國學需次來省太守公于郡齋居數月驩如也而宗德喜
問學負才器持之以不私識者蓋策其遠大而知其得諸父兄師友者
固如此也同守公以今歲壽躋八十無恙在堂而宗德不能久于遠外
乃束裝東歸歛學教諭宋君昉司訓涂君耿繪紫陽紀別圖合能言者

賦詩餞之而遣諸生呂佐程永延來請序予不佞退耕于新安之野太守公慰籍之甚勤有知己之辱焉故宗德過山中言歎彌日亦不予棄也然則贈言之道雖不敢齒于仁者亦豈能嘿然自己哉夫有所贈人以言亦必有所擇於其言擇於其言豈能外仁之一語哉夫孝弟行仁之始也諸君亦知夫宗德之平日所為致力者乎方趨于功名之會而篤墳麓之好以來者弟道也未厭乎臨觀之樂而急綵侍之養以去者子道也一去來之間倫理繫焉宜諸君之投留不得而形諸毫素播之聲詩有以也夫豈特出於敬兄之心而已古語云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可移於長言家國一道也士君子抱體用之學者宜亦不出此矣然則宗德異日捷高科躋美仕與太守公競爽于盛時以增橋梓之輝于家乘豈有他哉亦推其所為而已紫陽山在新安城南歙溪上以朱子益名于天下凡禮送行者必載酒具麓覽觀勝蹟上懷古人足以脫塵氛振遺響發志士之氣然則宗德行李之暇撫景而吟詠其一二將不南望悠然有槩於中曰此吾兄之所治者此吾兄之仁政所漸被而及於我者也將益勉于進修以紫陽夫子為師而求無愧于洙泗之邦人則吾人之所為贈言者有責善之道焉亦不特惜光景叙離合而已

湖上青山詩序

中世以來大道隱而人慾滋士之高者或汲汲乎貪生其卑者乃戚戚于身後死生之際蓋不足齒於是有幽貞之士出其間服韋茹素終其身不襲其所有于己者視死生為旦暮全而歸之不移其所受于天者若晉陶淵明自為輓詞唐司空表聖預作塚棺歌飲其中而宋林君復亦有湖上青山之句其迹若奇其人若達然高風遠韻流傳至今殆庶乎古之所謂逸民者豈常情之可識哉越之山陰有隱君王晉菴和甫當正統甲子之歲放遊鑑湖上得佳境于亭山朱家壩之原布席而偃卧其地曰樂哉斯丘命其子鑰之曰死必葬于是仍用和靖詩語題諸

墓曰湖上青山小子識之明年隱君卒奉以窆焉鄉人士多詠歌之者
後四十餘年中子侍御君明仲舉進士入官于朝得貶

恩贈隱君文林郎監察御史所謂湖上青山者憐然有光矣既又請于
縉紳續書其事凡得若干篇而吾友定山莊君孔陽序之侍御君恐久
而散軼因刻梓以傳值方奉詔董學政于南畿行部至新安復以序
見屬焉嗚乎聖賢遠矣其學百出而有所成以自見者蓋不能盡同要
之其生也不以外物動其心而死不失正焉固士之難得者與隱君之
少也以父疾而輟舉子業存致養沒致禮斷鄉曲之訟而斥餽金不孝
者見之改行而餘慶足以成其子其所學固善而所養不亦充乎原其
始而不貪生以自愚要其終而不畏死以自誅有以哉淵明表聖之節
偉矣君復生侈靡之鄉操可以富貴之具乃退然與寒梅野鶴自放于
湖山而求和谷于樵人牧子以為樂其人品高潔宜為一時諸公所敬
屈而况學聖賢之學者哉隱君系出侍郎疑之書得永和家法更喜吟

詠而獨愛君復之詩其所成者計將由是而與表聖淵明神交百代之
上用以愧夫沈酣世網諄道以濟其欲者則夫幽貞之士世豈可以而
此詩豈可以無傳哉雖然湖上青山固隱君之身所託以存者侍御君
清才碩學歷官有聲不愧瑯琊世胄而後此所立益遠且大是又隱君
之心所託以傳者故誦其詩尚論其世為群王之先驅焉

絃歌清政詩序

學古入官者必以絃歌為首事然其流或至于上迂而下玩何哉君
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其所謂道非特不事而已德有剛
柔政有弛張故禮嚴而泰樂和節使為善者觀惠乘善者服其威其為易
使一也中古以來乃誤以柔弛為德政而不復事其不底于迂且玩
者幾希歛在徽為鉅邑且附郭兵民雜居事劇而訟繁今于是者往
號難理劍江能君實甫居三年有治行其臺薦之朝予嘗聞諸歛人
曰能令君慈詳視百姓如子然其用法嚴予心識之曰是服其威而憚

于不善者也或曰能令君惡乎嚴其為人純然儒者事審而後決予心
識之曰是感其惠而樂于善者也有志于學道而愛人者君非其人歟
是豈曰德政莫知其流于迂者歟徽郡儒學生汪祚從予游則以
告曰能君將入 觀我歎之人頌之不已播諸篇章題曰絃歌清政乞
先之一言則以復曰絃歌清政不可尚已世之以德政藉口者雖流之
迂然其政也恒寬直事之不集耳民固無損也一切以德政為不足
恃視民為龍蛇而起圖之故其政也恒猛則不勞而事辦若可喜然
然民則有不堪命者矣上求于武城之政以為師以剛濟柔弛張合宜
而不敢私焉若熊君豈非令之克持者哉熊君治歛事多不能紀其平
大獄于累歲不決之餘者一二充嘖在人口可書也然君治劇而不
銜其才律已而不矜其廉惠人而不有其功君子人也入
觀之際其功與名必黯然而章勃然以興雖欲自晦不可得也諸君子
之詩頌之無愧詞期其來而有企其圖終之心殆出于學道而易使者

之緒餘固應爾邪學道易使而以德政為可玩者未之有也難以力服
而易以理勝先正之所以論吾人者可徵也是不可不序之而使其有
傳焉

松蘿山遊詩序

松蘿山在吾休寧縣北十五里號幽勝予十年前嘗一遊焉每以為未
愜暨南還值抱病連歲不克往弘治壬子春銳作一行而兩連月亦不
敢必也莫春廿一日忽霽天氣清和人意甚適乃以詩約縣庠司訓黃
倫汝彞鄉進士張旭廷曙而同遊者五人陳榮天爵唐貴存中胡昭靜
夫及族人正思用禮天錫敬之侍行者三人弟敏亨及子堯姪塏也或
馬或輿聯翩出松蘿門而東折北過石羊干崇岡複壠麥香襲人桐花
盛開如雪而紅紫則不可得見矣行七八里松蘿水一脈演迤南出兩
山夾峙盤迴斗折入益深境益奇每一折即古松盤踞怪石錯立飛泉
淙水禽交蔚有殊意疑所謂蘭亭武夷者正復如此而已行又七八里

抵山麓古佛菴在焉與客小憩解衣登山引矚四望聯峯屬巖杳莫知其所窮第聞樵斧聲丁丁與礪谷相應而畊者漁者隱顯出沒于煙雲虛落間相顧恍然疑與世隔乃據松下盤石而坐呼童子掘筍作茶供聯句一章還飲小閣心曠神怡如有所得而忘其登陟之勞酒半限韻各一章興發而別有所出者不禁已而夕陽冉冉過山背汪氏亭子適當路中復邀飲數行日益下乃出山途中有作或和或否亦各取適而已惟汝彝遊最勇詩最工予輩不及也昔羊太傅鎮襄陽病不得謝每至峴山至於泣下然有所如徃賓佐皆從笳鼓載道貴而好遊者也柳州在謫籍搜抉巖藪幾無遺勝其序所會者謂甘太半不遇之人困而好遊者也予不佞挾冊入官所典者冷局得早休自適無羊公之顯且絀吏議荷

天子恩不加竄竄而遊不出其鄉所與遊多一時寓公里族之賢者子弟相從為樂孔嘉無柳州之困則斯遊也亦不可不自幸也雖然子宋



原件短缺

P15 以后缺

抵山麓古佛菴在焉與客小憩解衣登山引矚四望聯峯屬壑杳莫知其所窮第聞樵斧聲丁丁與礪谷相應而畊者漁者隱顯出没于煙雲虛落間相顧恍然疑與世隔乃據松下盤石而坐呼童子掘筍作茶供聯句一章還飲小閣心寧神怡如有所得而忘其登陟之勞酒半限韻各一章興發而別有所出者不禁已而夕陽舟過山背汪氏亭子適當路中復邀飲數行日益下乃出山途中有作或和或否亦各取適而已惟汝彝遊最勇詩最工予輩不及也昔羊太傅鎮襄陽病不得謝每至峴山至於泣下然有所如徃賓佐皆從船鼓載道貴而好遊者也柳州在謫籍搜抉巖藪幾無遺勝其序所會者謂甘太半不遇之人困而好遊者也予不佞挾冊入官所典者冷局得早休自適無羊公之顯且絀吏議荷

天子恩不加竄殛而遊不出其鄉所與遊多一時寓公里族之賢者子弟相從為樂孔嘉無柳州之困則斯遊也亦不可不自幸也雖然子朱

